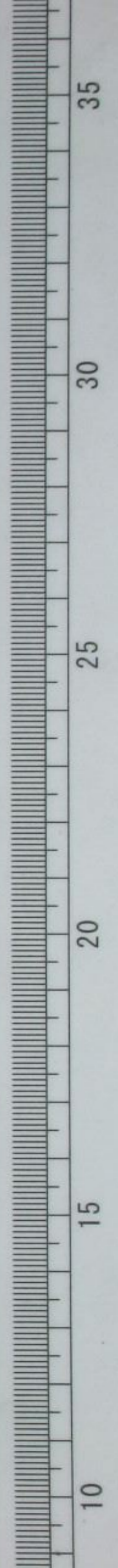


北史

隋本紀  
列傳

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5  
4



文庫 11  
D 255  
4

北史卷十二

隋本紀下第十二

煬皇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摩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文獻獨孤皇后上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於諸子中特所鍾愛在周以高祖勳封鴈門郡公開皇元年立為晉王拜柱國并州總管時年十三尋授武衛大將軍進上柱國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大將軍如故高祖令項城公欽安道公才李徹輔導之上好學善屬文沈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絕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為不好聲妓之翫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為仁孝嘗觀獵遇雨左右進雨衣上曰士卒皆霑溼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六年轉淮南道行臺尚書令其年徵拜雍州牧丙史令八年冬大



魏世宗廟號  
氏闕而庸庸

010190559586

舉伐陳以上爲行軍元帥及陳平執陳湘州刺史施文慶散騎常侍沈客卿帝令湯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以其邪佞有害于民斬之石闕下以謝三吳於是封府庫資財無所取天下稱賢進位太尉賜路車乘馬袞冕之服玄珪白璧各一雙復拜并州總管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亂徙上爲楊州總管鎮江都每歲一朝高祖之祠太山也領武侯大將軍明年歸藩後數載突厥寇邊復爲行軍元帥出靈武無虜而旋及太子勇廢立上爲皇太子是月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興公成帝業令上出舍大興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仁壽初奉詔巡撫東南是後高祖每避暑仁壽宮恒令上監國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卽皇帝位於仁壽宮八月奉梓宮還京師并州總管漢王諒舉兵反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討平之九月乙巳以備身將軍崔彭爲左領軍大將軍十一月乙未幸洛陽景申癸丁男十數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癸丑詔曰乾道變化陰陽所以消息浴創不同生靈所以順序若使天意不變施化何以成四時人事不易爲政何以利萬姓易不云乎通其變使民不倦變則通通則久有德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朕又聞之安安而能遷民用丕變是故姬邑兩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湯后之業若不因民順天功業見乎變愛民治國者可不謂歟然雒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見雒陽自古皇王何嘗不留意所不都者蓋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庫作雒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創茲懷雒日復一日越暨于今念茲在茲興言感哽朕肅膺寶曆纂

臨萬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王諒悖逆。毒被山東。遂令州縣。或淪非所。由關河懸遠。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戶。復在河南。周遷殷民。意在於此。況復南服遐遠。東夏殷大。因機順動。今也其時。群司百辟。僉諧厥議。但成周墟。堵弗堪胥宇。今可於伊雒。營建東京。便卽設宮分職。以爲民極也。夫宮室之制。本以便生人。上棟下宇。足以避風露。高臺廣廈。豈曰適形。故傳云。儉德之恭。侈惡之大。宣尼有云。與其不遜也。寧儉。豈謂瑤臺瓊室。方爲宮殿者乎。土階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國本。本固邦寧。百姓足。孰與不足。今所營構。務從節儉。無令雕牆峻宇。復起於當今。欲使卑宮菲食。將貽于後世。有司明爲條格。稱朕意焉。十二月乙丑。以右武衛將軍來護兒爲右驍衛大將軍。戊辰。以柱國李景爲右武衛大將軍。以右衛率周羅喉爲右武衛大將軍。

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立妃蕭氏爲皇后。改豫州爲溱州。洛州爲豫州。廢諸州總管府。景申。立晉王昭爲皇太子。丁酉。以上柱國宇文述爲左衛大將軍。上柱國郭衍爲左武衛大將軍。延壽公于仲文爲右衛大將軍。己亥。以豫章王暕爲豫州牧。戊申。發八使巡省風俗。下詔曰。昔者哲王之理天下也。其在愛民乎。旣富而教。家給人足。故能風教淳厚。遠至邇安。理定功成。率由斯道。朕恭嗣寶位。撫育黎獻。夙夜戰兢。若臨川谷。雖則聿遵先緒。弗敢失墜。永言政術。多有缺然。況以四海之遠。兆民之衆。未獲親臨。問其疾苦。每慮幽仄。莫舉冤屈。不申一物。失所用傷和氣。萬方有罪。責在朕躬。所以興寤增歎。而夕惕載懷者也。今旣布政。惟始宜存寬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揚風化。薦拔淹滯。申達幽枉。孝悌

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加振濟。義夫節婦，旌表門閭。高年之老，加其板授，竝依別條，賜以粟帛。篤疾之徒，給侍丁者，雖有侍養之名，曾無調贍之實。明加檢校，使得存養。若有名行顯著，操履修潔，及學業才能一藝可取，咸宜訪採，將身入朝。所在州縣，以禮發遣。其蠹政害人，不便于時者，使還之日，具錄奏聞。己酉，以吳州總管宇文弼為刑部尚書。二月己卯，以尚書左僕射楊素為尚書令。三月丁未，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實之。戊申，詔曰：聽採輿頌，謀及黎庶，故能審政刑之得失，是知昧且思治，欲使幽枉必達，彝倫有章，而牧宰任稱，朝委苟為，僥倖以求，考課虛立，殿最不存，理實綱紀，於是不理，冤屈所以莫申。關河重阻，無由自達，朕故建立東京，躬親存問，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眷求讜言，徒繁詞翰，而之內闕，爾無聞，恆然夕惕，用勞興寢，其民下有知州縣官人，政理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于民者，聽詣朝堂封奏，庶乎四聰以達，天下無冤。又於阜澗營顯仁宮，採海內奇禽異獸、艸木之類，以實園苑。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七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舸，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夏四月癸亥，大將軍劉仲方擊林邑，破之。五月庚戌，戶部尚書義豐侯韋沖卒。甲子，熒惑入太微。秋七月丁酉，制戰亡之家，給復十年。景午，滕王綸、衛王集竝奪爵，徙邊。閏七月甲子，以尚書令楊素為太子太師，安德王雄為太子太傅。河間王弘為太子太保。景子，詔曰：君民建國，教學為先，移風易俗，必自茲始。而言絕義乖多，歷年代進，德修業，其道浸微。漢採坑焚

之餘不絕如線。晉承板蕩之運，掃地將盡。自時厥後，軍國多虞。雖復鬻宇時建，示同愛禮。函文或陳，殆為虛器。遂使紆青拖紫，非以學優；製錦操刀，類多牆面。上陵下替，綱維不立。雅缺道消，寔由于此。朕纂承洪緒，思演大訓。將欲尊師重道，用闡厥繇。講信修睦，敦獎名教。方今區宇平壹，文軌攸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乏季秀。諸在家及見入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與悅禮，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採訪，具以名聞。即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經術，未願進仕，可依其藝業深淺，門蔭高卑。雖未升朝，竝量準給祿。庶夫恂恂誘善，不日成器。濟濟盈朝，何遠之有。其國子等學亦宜申明舊制，教習生徒。具為課試之法，以盡砥礪之道。八月壬寅，上御龍舟，幸江都。以左武衛大將軍郭衍為前軍，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為後軍。文武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篋。船相接二百餘里。冬十月，己丑，赦江淮已南。揚州給復五年。舊總管內，給復三年。十一月，己未，以大將軍崔仲方為禮部尚書。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賜監督者有差。以大理卿梁毗為刑部尚書。丁卯，遣十使併省州縣。二月，景戌，詔尚書令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大將軍宇文愷、內史侍郎虞世基、禮部侍郎許善心制定輿服。始備輦輅及五時副車。上常服皮弁，十有二珙。文官弁服珮玉五品已上，給犢車通幃。三公親王，加油絡。武官平巾幘袴褶。三品已上，給袍襪。下至胥吏，服色各有差。非庶人不得戎服。戊戌，置都尉官。三月，庚午，車駕發江都。先是，太府少卿何稠、太府丞雲定與盛修儀仗。於是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斃眊之用者，殆無遺類。至是而成。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於東京。辛亥，上御端門，大赦天下。免今年租賦。

癸丑以冀州刺史楊文思爲民部尚書五月甲寅金紫光祿大夫  
兵部尚書李通坐事免乙卯詔曰旌表先哲式在饗祀所以優禮  
賢能顯彰遺愛朕永鑒前修尚想名德何嘗不興歎九原屬懷千  
載其自古以來賢人君子有能樹聲立德佐世匡時博利殊功有  
益于人者竝宜營立祠宇以時致祭墳塋之處不得侵踐有司量  
爲條式稱朕意焉六月壬子以尚書令太子太師楊素爲司徒進  
封豫章王暕爲齊王秋七月癸丑以衛尉卿衛玄爲工部尚書庚  
申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擢之壬戌  
擢藩邸舊臣鮮于羅等二十七人官爵有差甲戌皇太子昭薨乙  
亥上柱國司徒楚國公楊素薨八月辛卯封皇孫倓爲燕王侗爲  
越王侑爲代王九月乙丑立秦王俊子浩爲秦王冬十月戊子以  
靈州刺史段文振爲兵部尚書十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  
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代永久丘壘殘毀樵牧  
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于懷自古以來帝王陵  
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

三年春正月癸亥敕并州逆人已流配而逃亡者所獲之處卽宜  
斬決景子長星竟天出于東壁二旬而止是月武陽郡士言河水  
清二月己丑彗星見於東井文昌歷大陵五車北河入太微掃帝  
座前後百餘日而止三月辛亥車駕還京師壬子以大將軍姚辨  
爲左衛將軍癸丑遣羽騎朱寬使於流求國乙卯河間王弘薨夏  
四月庚辰詔曰古者帝王觀風俗皆所以憂勤兆庶安集遐荒自  
蕃夷內附未遑親撫山東經亂復加存恤今欲安輯河北巡省趙  
魏所司依式甲申頒律令大赦天下關內給復三年壬辰改州爲  
郡改度量衡竝依古式改上柱國以下官爲大夫甲午詔曰天下

之重非獨理所安帝王之功豈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經  
 邦何嘗不選賢與能振拔淹滯周稱多士漢號得人尚想前風載  
 懷欽佇朕負宸夙興冕旒待旦引領巖谷實以周行冀與群才共  
 康庶績而彙茅寂漠投竿罕至豈美璞韜采未值良工將介石在  
 懷確乎難拔永鑒前哲憮然興歎凡厥在位警諸股肱若濟巨川  
 義同舟楫豈得保茲寵祿晦爾所知優游卒歲甚非謂也祁大夫  
 之舉善良史以為至公臧文仲之蔽賢尼父譏其竊位求諸往古  
 非無褒貶宜思進善用匡寡薄夫忸怩有聞人倫之本德行敦厚  
 立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貪厲俗有益風化強  
 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竝為廊廟之用寔乃瑚璉  
 之資才堪將略則拔之以禦侮力有驍壯則任之以爪牙爰及一  
 藝可取亦宜採錄若眾善畢舉與時無棄以此求理庶幾非遠文  
 武有職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備朕  
 當待以不次隨才升用其見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舉送之限景  
 申車駕北巡狩丁酉以刑部尚書宇文弼為禮部尚書戊戌敕百  
 司不得殘暴禾稼其有須開為路者有司計地所收即以近倉酬  
 賜務從優厚己亥至赤岸澤以太牢祭故太師李穆五月丁巳突  
 厥啓民可汗遣子拓特勒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自太行  
 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景寅啓民可汗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來  
 朝辛酉啓民可汗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上不許癸酉有星孛于  
 文昌上將星常皆動搖六月辛巳獵于連谷丁亥詔曰聿思孝饗  
 德莫至焉崇建寢廟禮之大者然則質文異代損益殊時學滅坑  
 焚經典散逸憲章湮墜廟堂制度師說不同所以世數多少莫能  
 是正連室異宮亦無定准朕獲奉祖宗欽承景業永惟嚴配冀隆



王

武 辨髮

又

大典於是詢謀在位博訪儒術咸以為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  
 有區夏拯群飛於四海革彫弊於百五恤獄緩刑生靈皆遂其性  
 輕徭薄賦比屋各安其業芟夷宇宙混一車書東漸西被無思不  
 服南征北怨俱荷來蘇駕毳乘風歷代所弗至辨髮左衽聲教所  
 罕及莫不厥角關塞頓頽闕庭譯靡絕時書無虛月韜戈偃伯天  
 下晏如嘉瑞休徵表裏禔福猗歟偉歟無得而名者也朕又聞之  
 德厚者流光理辨者禮縉是以周之文武漢之高光其典章特立  
 諡號斯重豈非緣情稱述即崇顯之義乎高祖文皇帝宜別建廟  
 宇以彰巍巍之德仍遵月祭用表蒸蒸之懷有司以時創造務合  
 典制文名位既殊禮亦異等天子七廟事著前經諸侯二昭義有  
 差降故知以多為貴王者之禮今可依用貽厥後昆戊子次榆林  
 郡丁酉啓民可汗來朝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貢方物甲辰上  
 御北樓觀漁于河以宴百寮秋七月辛亥啓民可汗上表請變服  
 襲冠帶詔啓民贊拜不名在諸侯王上甲寅上於郡城東御大帳  
 其下備儀衛建旌旗宴啓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  
 賜啓民及其部落各有差丙子殺光祿大夫賀若弼禮部尚書宇  
 文弼太常卿高頴尚書左僕射蘇威坐事免癸丁男百餘萬築長  
 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二旬而罷死者十五六八月壬午車駕發  
 榆林乙酉啓民飾廬清道以候乘輿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宴  
 賜極厚上謂高麗使者曰歸語爾王當早來朝見不然者吾與啓  
 民巡彼土矣皇后亦幸義城公主帳己丑啓民可汗歸蕃癸巳入  
 樓煩關壬寅次太原詔營晉陽宮九月己未次濟源幸御史大夫  
 張衡宅宴飲極歡己巳至于東都壬申以齊王暕為河南尹開府  
 儀同三司癸酉以戶部尚書楊文思為納言

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庚戌百寮大射于允武殿丁卯賜城內居民米各十石壬申以太府卿元壽爲內史令鴻臚卿楊玄感爲禮部尚書癸酉以工部尚書衛玄爲右武侯大將軍大理卿長孫熾爲戶部尚書二月己卯遣司朝謁者崔毅使突厥及羅致汗血馬三月辛酉以將作大匠宇文愷爲工部尚書壬戌百濟倭赤土迦羅舍國竝遣使貢方物乙丑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景寅遣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致羅罽夏四月景午以離石之汾源臨泉鴈門之秀容爲樓煩郡起汾陽宮癸丑以河內太守張定和爲左屯衛大將軍乙卯詔曰突厥意利珍豆啓民可汗率領部落保附關塞遵奉朝禮思改戎俗頻入謁覲屢有陳請以氈牆毳幕事窮荒陋上棟下宇願同比屋誠心懇切朕之所重宜於萬壽成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以上隨事量給務從優厚稱朕意焉五月壬申蜀郡獲三足烏張掖獲玄狐各一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乙未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破吐谷渾於曼頭赤水八月辛酉親祠恒岳河北道郡守畢集大赦天下車駕所經郡縣免一年租調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戊寅彗星出五車掃文昌至房而滅辛巳詔免長城役者一年租賦冬十月景午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蘊茲素王而頹山之歎忽踰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在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優崇可立孔子後爲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辛亥詔曰昔周王下車首封唐虞之胤漢帝承曆亦命殷周之後皆所以褒立先代憲章在昔朕嗣膺景業傍求雅訓有一弘益欽若令典以爲周兼夏殷文質大備漢有天下

車書混一。魏晉沿襲風流未遠。竝宜立後。以存繼絕之義。有司可求其胄。緒列聞。乙卯。頒新式於天下。

五年春正月。景子改東京爲東都。癸未。詔天下均田。戊子。上自東都還京師。己丑。制民間鐵叉。搭鈎。襜刃之類。皆禁絕之。太守每歲密上屬官景迹。二月戊戌。次于閔鄉。詔祭古帝王陵。及開皇功臣墓。庚子。制漢魏周官。不得爲蔭。辛丑。赤土國遣使貢方物。戊申。車駕至京師。景辰。宴耆舊四百人於武德殿。頒賜各有差。己未。上御崇德殿之西院。愀然不悅。顧謂左右曰。此先帝所居。寔用增感情。所未安。於此院之西。別營一殿。壬戌。制父母聽隨子之官。三月己巳。車駕西巡河右。庚午。有司言武功男子史永遵。與從父昆弟同居。上嘉之。賜物一百段。米二百石。表其門閭。乙亥。幸扶風舊宅。夏四月己亥。大獵于隴西。壬寅。高麗吐谷渾伊吾。竝遣使來朝。乙巳。次狄道。党項羌來貢方物。癸亥。出臨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五月乙亥。上大獵於延山。長圍周亘二千里。庚辰。入長寧谷。壬午。度星嶺。甲申。宴群臣于金山之上。景戌。梁浩。豐御馬。度而橋壞。斬朝散大夫黃亘。及督役者九人。吐谷渾王率衆保覆袁川。帝分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吐谷渾王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壬辰。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挺身挑戰。爲賊所殺。亞將柳武建。擊破之。斬首數百級。甲午。其仙頭王窮蹙。率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祿大夫梁默。右翊衛將軍李瓊等。追吐谷渾王。皆遇賊死之。癸卯。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霰晦暝。與後宮相失。士卒凍死者大半。景午。次張掖。辛亥。詔諸郡學業該通。才藝

優洽。膂力驍壯。超絕等倫。在官勤奮。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強禦。四科舉人。壬子。高昌王麴伯雅來朝。伊吾吐屯設等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癸丑。置西海河源郡。善且末等四郡。景辰。上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設于殿上。以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三十餘國。戊午。大赦天下。開皇己來。流配悉放。還鄉。晉陽逆黨不在此例。隴右諸郡。給復三年。秋七月。丁卯。置馬牧于青海渚中。以求龍種。無効而止。九月。癸未。車駕入長安。冬十月。癸亥。詔曰。優德尚齒。載之典訓。尊事乞言。義彰膠序。鬻熊爲師。無取筋力。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朕永言稽古。用求至理。是以龐眉黃髮。更令收敘。務簡秩優。無虧藥餌。庶等臥理。佇其弘益。今歲耆老赴集者。可於近郡處置。年七十已上。疾患沈滯。不堪居職。卽給賜帛。送還本郡。其官至七品以上者。量給廩。以終厥身。十一月。景子。車駕幸東都。

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盜數十人。皆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自建國門。監門者皆稽首。旣而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與相連坐者千餘家。丁丑。角觝大戲於端門街。天下奇伎異藝畢集。終月而罷。帝數微服往觀之。己丑。倭國遣使貢方物。二月乙巳。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破之。獻俘萬七千口。頒賜百官。乙卯。詔曰。夫帝圖草創。王業艱難。咸依股肱。叶同心德。用能救厥頽運。克膺大寶。然後疇庸茂賞。開國承家。誓以山河。傳之不朽。近代凋喪。四海未壹。茅土妄假。名實相乖。歷茲永久。莫能懲革。皇運之初。百度伊始。猶循舊貫。未暇改作。今天下交泰。文軌攸同。宜率遵先典。永垂大訓。自今已後。唯有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景辰。改封安德王雄爲觀王。

河間王子慶爲郇王庚申徵魏齊周陳樂人悉配太常三月癸亥  
幸江都宮甲子以鴻臚卿史祥爲左驍衛大將軍夏日月丁未宴  
江淮已南父老頒賜各有差六月辛卯室韋赤土竝遣使貢方物  
壬辰鴈門賊帥尉文通聚衆三千係于莫磬谷遣鷹揚楊伯泉擊  
破之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冬十月壬申刑部尚書梁毗卒  
壬子戶部尚書銀青光祿大夫長孫熾卒十二月己未左光祿大  
夫吏部尚書牛弘卒辛酉朱崖人王万昌舉兵作亂遣隴西太守  
韓洪討平之

七年春正月壬寅左武衛大將軍光祿大夫真定侯郭衍卒二月  
己未上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寮頒賜各有差庚申百濟遣使  
朝貢乙亥上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于涿郡壬午詔曰武  
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興之以教義高麗虧失藩禮將欲  
問罪遼左恢宣勝略雖懷伐國仍事省方今往涿郡巡撫民俗其  
河北諸郡及山西山東年九十已上版授太守八十者授縣令三  
月丁亥右光祿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姚辯卒夏四月庚午幸涿郡  
之臨朔宮五月戊子以武威太守樊子蓋爲民部尚書秋大水山  
東河南漂沒三十餘郡民相賣爲奴婢冬十月乙卯底柱山崩偃  
木逆流數十里戊午以東平太守吐万緒爲左屯衛大將軍十二  
月己酉突厥處羅多利可汗來朝帝大悅接以殊禮于時遼東戰  
士及餽運者填咽於道晝夜不絕苦役者始爲群盜甲子敕都尉  
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之  
八年春正月辛巳大軍集于涿郡以兵部尚書段文振爲左候衛  
大將軍壬午下詔曰天地大德降繁霜於秋令聖哲至仁著兵甲  
於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肅殺義在無私帝王之用干戈蓋非獲已

版泉丹浦莫匪龔行取亂覆昏咸由順動况乎甘野誓師夏啓承  
大禹之業商郊問罪周發成文王之志永監載籍屬當朕躬粵我  
有隋誕膺靈命兼三才而建極一六合而爲家提封所漸細柳蟠  
桃之外聲教爰暨紫舌黃枝之域遠至邇安罔弗和會功成理定  
於是乎在而高麗小醜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間荐食遼獫之境  
雖復漢魏誅夷巢窟暫擾亂離多阻種落還集萃川藪於前代播  
寔繁以迄今睠茲華壤翦爲夷類歷年永久惡稔旣盈天道禍淫  
亡徵已兆亂常敗德非可勝圖掩慝懷姦唯日不足移告之嚴未  
嘗面受朝覲之禮莫肯躬親誘納亡叛不知紀極充斥邊陲亟勞  
烽候關柵以之不靜三人爲之廢業在昔薄伐已漏天網旣緩前  
禽之戮未卽後服之誅曾不懷恩翻其長惡乃兼契丹之黨虔劉  
海戍習鞬韎之服侵軼遼西又青丘之表咸修職貢碧海之濱同  
稟正朔遂復寇攘琛賫遏絕往來虐及弗辜誠而遇禍軺軒奉使  
爰暨海東旌節所次途經藩境而擁塞道路拒絕王人無事君之  
心豈爲臣之禮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賦斂煩重疆民  
豪族咸執國鈞朋黨比周以之成俗賄貨如市冤枉莫申重以仍  
歲災凶比屋饑饉兵戈不息徭役無期力竭轉輸身填溝壑百姓  
愁苦爰誰適從境內哀惶不勝其弊回面內向各懷性命之圖黃  
髮稚齒咸興酷毒之歎省俗觀風爰屆幽朔弔人問罪無俟再駕  
親總六師用申九伐拯厥沾危協從天意殄茲連穢克嗣先謨今  
宜授律啓行分麾屆路掩勃澥而雷震及扶餘以電掃比戈按甲  
俟誓而後行先令五申必勝而後戰左第一軍可鏤方道第二軍  
可長岑道第三軍可海冥道第四軍可蓋馬道第五軍可建安道  
第六軍可南蘇道第七軍可遼東道第八軍可玄菟道第九軍可

生

隋書自序也

于

扶餘道第十軍可朝鮮道第十一軍可沃沮道第十二軍可樂浪道右第一軍可黏蟬道第二軍可舍資道第三軍可渾彌道第四軍可臨屯道第五軍可候城道第六軍可提奚道第七軍可踏頓道第八軍可肅慎道第九軍可碣石道第十軍可東腕道第十一軍可帶方道第十二軍可襄平道凡此衆軍先奉廟略駱驛引途總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自戰百勝之雄顧眄則山岳傾頽叱咤則風雲騰鬱腹心攸同爪牙斯在朕躬馭元戎爲其節度涉遼而東循海之右解倒懸於遐裔問疾苦於遺黎其外輕齎游闕隨機赴響卷甲銜枚出其不意又滄海道軍舟艦千里高颿電逝巨艦雲飛橫斷沮江逕造平壤島嶼之望斯絕坎井之路已窮其餘被髮左衽之人控弦待發微盧彭濮之旅不謀同辭仗順臨逆人百其勇以此衆戰勢等摧枯然則王者之師義存止殺聖人之教必也勝殘天罰有罪本在元惡人之多辟脅從罔理若高元泥首轅門自歸司寇卽解縛焚視弘之以恩其餘臣人願歸朝奉化咸加慰撫各安生業隨才任用無隔夷夏營壘所次務在整肅蕩蕘有禁秋毫勿犯以布恩宥以喻禍福若其同惡相濟抗拒官軍國有常刑俾無遺類明加曉示稱朕意焉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六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癸未第一軍發終四十四日引師乃盡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乙未以右候衛大將軍衛玄爲刑部尚書甲辰內史令元壽卒二月甲寅詔曰朕觀風燕裔問罪遼濱文武叶力爪牙思奮莫不執銳勤王捨家從役罕蓄倉廩之資兼捐播殖之務朕所以夕惕愀然慮其匱乏雖復素飽之衆情在忘私悅使之徒宜從其厚諸行從一品以下飲飛募人以上家口郡縣宜數存問若有糧食乏少皆賑給之或雖有田疇

貧弱不能自耕種。可於多丁富室勸課相助。使夫居者有斂積之  
豐。行役無顧後之慮。壬戌。司空京兆尹光祿大夫觀王雄薨。三月  
辛卯。兵部尚書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卒。癸巳。上御師。甲子。臨戎  
于遼水橋。戊戌。大軍爲賊所拒。不果濟。右屯衛大將軍左光祿大  
夫麥鐵杖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等皆死之。甲午。車駕度遼。大  
戰于東岬。擊賊破之。進圍遼東。乙未。大頓見二大鳥。高丈餘。皜身  
朱足。游泳自若。上異之。命工圖寫。并立銘頌。夏五月。戊午。納言楊  
達卒。于時諸將各奉旨。不敢越機。旣而高麗各固城守。攻之不下。  
六月。己未。幸遼東。責怒諸將。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秋七月。壬午。  
宇文述等敗績于薩水。右屯衛將軍薛世雄死之。九軍竝陷。師奔  
還。亡者千餘騎。癸卯。班師。九月。庚辰。上至東都。己丑。詔軍國異容。  
文武殊用。匡危拯難。則霸德攸興。化人成俗。前王道斯貴。時當撥  
亂。屠貳可以登朝。世屬隆平。經術然後升仕。豐都爰肇。儒服無預。  
於周行。建武之朝。功臣不參于吏職。自三方未一。四海交爭。不遑  
文教。唯尚武功。設官分職。罕以才授。班朝理人。乃由勳敘。莫非拔  
足行陣。出自勇夫。學教之道。旣所不習。政事之方。故亦無取。是非  
暗于在已。威福專于下吏。貪冒貨賄。不知紀極。蠹政害民。寔由於  
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竝不得回授文武職事。庶遵彼更張。取  
類於調瑟。求諸名製。不傷於美錦。若吏部輒擬用者。御史卽宜糾  
彈。冬十月。戊寅。工部尚書宇文愷卒。十一月。己卯。以宗女華容公  
主嫁于高昌王。辛巳。光祿大夫韓壽卒。甲申。敗將宇文述于仲文  
等。除名爲民。斬尚書右丞劉士龍。以謝天下。是歲。大旱。疫人多死。  
山東尤甚。密詔江淮南諸郡。閱視民間童女。姿質端麗者。每歲貢  
之。



九年春正月丁丑徵天下兵募民爲驍果集于涿郡壬午賊帥杜  
彥永王潤等陷平原郡大掠而去辛卯置折衝果毅武勇雄武等  
郎將官以領驍果乙未平原李德逸聚衆數萬稱阿舅賊劫掠山  
東靈武白榆妄稱奴賊劫掠牧馬北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遣將  
軍范貴討之連年不能克戊戌大赦己亥遣代王侑刑部尚書衛  
玄鎮京師辛丑以右驍衛將軍李渾爲右驍衛大將軍二月己未  
濟北人韓進洛聚衆數萬爲群盜壬午復宇文述等官爵又徵兵  
討高麗三月景子濟北人孟海公起兵爲盜衆至數萬丁丑發丁  
男十萬城太興戊寅幸遼東以越王侗爲工部尚書樊子蓋鎮東  
都庚子北海人郭方預聚徒爲賊自號盧公衆至三萬攻陷郡城  
大掠而去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楊義臣趣平壤  
城五月丁丑熒惑入南斗己卯濟北人甄寶車衆萬餘寇涼州  
邑六月乙巳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丙辰玄感逼東都河南  
贊理裴弘策拒之反爲賊所敗戊辰兵部侍郎斛斯政奔于高麗  
庚午上班師高麗犯後軍敕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爲後拒遣左翊  
衛大將軍宇文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等馳傳發兵以討玄感秋  
七月己卯令所在發人城縣府驛癸未餘杭人劉元進舉兵反衆  
至數萬八月壬寅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等破楊玄感于闕鄉斬  
之餘黨悉平癸卯吳人朱爕晉陵人管崇擁衆十萬餘自稱將軍  
寇江左甲辰制驍果之家蠲免賦役丁未詔郡縣城去道過五里  
已上者徙就之戊申制盜賊籍沒其家乙卯賊帥陳瑱等三萬攻  
陷信安郡辛酉司農卿光祿大夫葛國公趙元淑以罪伏誅九月  
己卯濟陰人吳海流東海人彭季才竝舉兵爲盜衆數萬庚辰賊  
帥梁慧尚聚衆四萬陷蒼梧郡甲午車駕次上谷以供費不給上

再討高麗

大怒免太守虞荷等官丁酉東陽人李三兒向但子舉兵作亂衆至萬餘閏月巳巳幸博陵庚午上謂侍臣曰朕昔從先朝周旋於此年甫八歲日月不居倏經三紀追惟曩昔不可復希言未卒流涕嗚咽侍衛者皆泣下沾襟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率衆數千圍東郡武賁郎將費青奴擊斬之乙酉詔曰博陵昔爲定州地居衝要先王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幽風義高姚邑朕巡撫氓庶爰屆茲邦瞻望郊墟緬懷敬止思所以宣播慶澤覃被下人崇紀顯號式光令緒可改博陵爲高陽郡赦境內死罪以下給復一年于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才授職壬辰以納言蘇威爲開府儀同三司朱熒管崇推劉元進爲天子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連年不能尅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清河賊張金稱衆各數萬勃海賊帥格謙自號燕王孫宣雅自號齊王衆各十萬山東苦之丁亥以右候衛將軍郭榮爲右候衛大將軍十一月巳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及爲所敗孝慈死之十二月甲辰車裂楊玄感弟朝散大夫積善及黨與十餘人仍焚而揚之丁亥扶風人向海明舉兵作亂稱皇帝建元白鳥遣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十年春正月甲寅以宗女爲信義公主嫁于突厥曷娑那可汗二月辛未詔百寮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曰竭力王役致身戎事咸由徇義莫非勤誠委命草芥暴骸原野興言念之每懷愍惻往年問罪將屆遼濱廟算勝略具有進止而諒愾凶罔識成敗高顯復恨本無智謀臨三軍猶見戲視人命如艸芥不遵成規坐貽撓退遂令死亡者衆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設祭於遼西郡立道場一所恩加泉壤庶弭窮魂之冤澤及枯骨用弘

三征高

沮水

仁者之惠辛卯詔曰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諸  
 侯令行天下盧芳小盜漢祖尚且親戎隗囂餘燼光武猶自登隴  
 豈不欲除暴止戈勞而後逸者哉朕纂承寶業君臨天下日月所  
 照風雨所霑孰非我臣獨隔聲教蕞爾高麗僻居荒裔鴟張狼噬  
 侮慢不恭抄竊我邊壘侵逼我城鎮是以去歲出軍問罪遼碣殪  
 長蛇于玄菟戮封豕于襄平扶餘衆軍風馳電逝追奔逐北徑踰  
 沮水滄海舟楫衝賊腹心焚其城郭汗其宮室高元伏鑕泥首送  
 款軍門尋請入朝歸罪司寇朕以許其改過乃詔班師而長惡靡  
 俊宴安鴆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師百道俱進朕當  
 親執武節臨御諸軍秣馬九都觀兵遼水順天誅於海外拯窮民  
 於倒懸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誅之止除元惡餘無所問若有識存  
 亡之分悟安危之機翻然北首自求多福必其同惡相濟抗拒王  
 師若火燎原刑茲無赦有司便宜宣布咸使知聞丁酉扶風人唐  
 弼舉兵反衆十萬推李弘為天子自稱唐王三月壬子行幸涿郡  
 癸亥次臨渝宮親御戎服禡祭黃帝斬叛軍者以鼙鼓夏四月辛  
 未彭城賊張大彪聚衆數萬保縣薄山為盜遣榆林太守董純擊  
 破斬之甲午車駕次北平五月庚子詔舉郡忤廉潔各十人壬  
 寅賊帥宋世謨陷琅邪庚申延安人劉迦論舉兵反自稱皇王建  
 元大世六月辛未賊帥鄭文雅林寶護等衆三萬陷建安郡太守  
 楊景祥死之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乙卯曹國遣使貢方物  
 甲子高麗遣使請降囚送斛斯政上大悅八月己巳班師右衛大  
 將軍左光祿大夫鄭榮卒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已丑還京師十  
 一月景申支解斛斯政于金光門外乙巳有事于南郊己酉賊帥  
 司馬長安破長平郡乙卯離石胡劉苗王舉兵反自稱天子以其

第六兒爲永安王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能尅是月賊帥王德仁擁衆數萬係林慮山爲盜十二月壬申上如東都其日大赦天下戊子入東都庚寅賊帥孟讓衆十餘萬據都梁宮遣江都丞王世充擊破之盡虜其衆

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宴百寮突厥新羅靺鞨畢大辭訶咄傳越烏那曷波臘吐火羅俱慮建忽論靺鞨訶多沛汗龜茲疏勒于闐安國曹國何國穆國畢衣密失範延伽折契丹等國竝遣使朝貢戊戌武賁郎將高建毗破賊帥顏宣政于齊郡虜男女數千口乙卯大會蠻夷設魚龍曼延之樂頒賜各有差二月戊辰賊帥楊仲緒等率衆萬餘攻北平滑公李景破斬之庚午詔曰設險守國著自前經重門禦暴事彰往策所以宅土寧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戰爭居人散逸田疇無伍郭不修遂使遊惰是繁寇攘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內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由隨近給使強弱相容力役兼濟穿窬無所厝其姦宄藿蒲不得聚其逋逃有司具爲事條務令得所景子王須拔反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刁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趙三月丁酉殺右驍衛大將軍光祿大夫郝公李渾將作監光祿大夫李敏竝族滅其家癸卯賊帥司馬長安破西河已酉幸太原避暑汾陽宮秋七月己亥淮南人張起緒舉兵爲盜衆至三萬辛丑光祿大夫右禦衛大將軍張壽卒八月乙卯巡北塞戊辰突厥始畢可汗率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壬申車駕馳幸鴈門癸酉突厥圍城官軍頻戰不利上大懼欲率精騎潰圍而出民部尚書樊子蓋固諫乃止齊王暕以後軍係于崞縣甲申詔天下諸郡募兵於是守令各來赴難九月甲辰突厥解圍而去丁未曲赦太原鴈門死罪已下冬

十月壬戌上至於東都丁卯彭城人魏騏驎聚眾萬餘為盜寇魯郡壬申賊帥盧明月聚眾十餘萬寇陳汝間東海賊李子通擁眾度淮自號楚王建元明政寇江都十一月乙卯賊帥王須拔破高陽郡十二月戊寅有大流星如斛墜明月營破其衝車庚辰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討絳郡賊敬盤阬柴保昌等經年不能尅譙郡人朱粲擁眾數十萬寇荆襄僭稱楚帝建元昌達漢南諸郡多為所陷焉

十二年春正月甲午鴈門人翟松柏起兵於靈丘眾至數萬轉攻傍縣二月己未真臘遣使貢方物甲子夜有二大鳥似鵬飛入大業殿止于御幄至明而去癸亥東海賊盧公暹率眾萬餘係于蒼山夏四月丁巳顯陽門災癸亥魏刁兒所部將甄翟兒號歷山飛眾十萬轉寇太原將軍潘長文討之反為所敗長文死之五月壬戌朔日有蝕之既癸巳大流星殞於吳郡為石壬午上於昇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遍巖谷秋七月壬戌民部尚書光祿大夫濟北公樊子蓋卒甲子幸江都宮以越王侗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守事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于建國門表諫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頤乃斬之戊辰馮翊人孫華自號總管舉兵為盜高涼通守洗瑤徹舉兵作亂嶺南溪洞多應之己巳熒惑守羽林月餘乃退車駕次汜水奉信郎王愛仁以盜賊日盛諫上請還西京上怒斬之而行八月乙巳賊帥趙万海眾數十萬自恒山寇高陽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道聲如壤牆癸丑大流星如甕出羽林九月丁酉東海人杜伏威揚州沈覓敵等作亂眾至數萬右禦衛將軍陳稜擊破之戊午有二枉矢出

北斗魁委曲虵形。注于南斗。壬戌安定人荔非世雄殺臨涇令舉兵作亂。自號將軍。冬十月己丑開府儀同三司左翊衛大將軍光祿大夫許公宇文述薨。十二月癸未鄱陽賊操天成舉兵反。自號元興王。建元始興。攻陷豫章郡。乙酉以右翊衛大將軍來護爲開府儀同三司行左翊衛大將軍。壬辰鄱陽人林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攻陷九江廬陵郡。唐公破甄翟兒於西河。虜男女千口。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齊郡賊杜伏威率衆度淮攻陷歷陽郡。景辰勃海賊竇建德設壇於河間之樂壽。自稱長樂王。建元丁丑辛巳賊帥徐圓朗率衆數千破東平郡。弘化人到合。成聚衆萬餘人爲盜。傍郡苦之。二月壬午朔方人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遣銀青光祿大夫張世隆擊之。反爲所敗。戊子賊率王子英破上谷郡。己丑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北連突厥。自稱定楊可汗。庚寅賊帥李密翟讓等陷興洛倉。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胤擊之。反爲所敗。死者十五六。庚子李密自號魏公。稱元年。開倉以賑。郡盜衆至數十萬。河南諸郡相繼皆陷焉。壬寅劉武周破武賁郎將王智辯于桑乾。鎮智辯死之。三月戊午廬江人張子路舉兵反。遣右禦衛將軍陳稜討平之。丁丑賊帥李通德衆十萬寇廬江。左屯衛將軍張鎮擊破之。夏四月癸未金城校尉薛舉率衆反。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秦興。攻陷隴右諸郡。己丑賊帥孟讓夜入東都外郭。燒豐都市而去。癸巳李密陷迴洛東倉。丁酉賊帥房憲伯陷汝陰郡。是月光祿大夫武賁郎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等竝以衆叛歸李密。五月辛卯夜有流星如甕墜於江都。甲子唐公起義師于太原。景寅突厥數千

寇太原唐公擊破之秋七月壬子熒惑守積屍景辰武威人李軌  
舉兵反攻陷河曲諸郡自稱涼王建元安樂八月辛巳唐公破武  
牙郎將宋老生于霍邑斬之九月己丑帝括江都人女寡婦以配  
從兵是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叛歸李密與賊帥李文相攻陷  
黎陽倉彗星見於營室冬十月丁亥太原陽世洛聚眾萬餘人寇  
掠城邑景申羅令蕭銑以縣反鄱陽人董景珍以郡反迎銑於羅  
縣號爲梁王攻陷傍郡戊戌武賁郎將高毗敗濟北郡賊甄寶車  
於嶮山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  
侑爲帝改元義寧上起宮丹楊將遜于江左有烏鵲來巢幄帳驅  
不能止熒惑犯太微有石自江浮入于楊子日光四散如流血上  
甚惡之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武賁郎將司馬德戡元  
禮監門直閣裴虔通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武勇郎將趙行樞鷹揚  
郎將孟景內史舍人元敏符璽郎李覆牛方裕千牛左右李孝本  
弟孝質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以驍果  
作亂入犯宮闈上崩于温室時年五十蕭后令宮人撤牀簀爲棺  
以埋之化及發後右禦衛將軍陳稜奉梓宮於成象殿葬吳公臺  
下發斂之始容貌若生衆咸異之大唐平江南之後改葬雷塘初  
上自以蕃王次不當立每矯情節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時  
高祖雅重文獻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內多嬖幸以此失愛  
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於后大臣用事者傾心與  
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顏色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  
其仁孝又常私入宮掖密謀於文獻后楊素等因機構扇遂成廢  
立自高祖大漸暨諒闇之中蒸淫無度山陵始就卽事巡游以天  
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盛理宮室窮極

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絕域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盛興屯田於玉門柳城之外課天下富室分道市武馬疋直十餘萬富強坐是而凍餒者十家而九性多詭譎所幸之處不欲人知每幸之所輒數道置頓四海珍羞殊味水陸必備焉求市者無遠不至郡縣官人競爲獻食豐厚者進擢疎儉者獲罪姦吏侵漁內外虛竭頭會箕斂人不聊生于時軍國多務日不暇給帝方驕怠惡聞政事冤屈不理奏請罕決又猜忌臣下無所專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構其罪而族滅之高頴賀若弼先皇心膂參謀帷幄張衡李金才藩邸惟舊績著經綸惡其直道忌其正議求其無形之罪加以丹頸之戮其餘事君盡禮蹇蹇匪躬無辜無罪橫受夷戮者不可勝紀政刑弛紊賄貨公行莫敢有言道路以目六軍不息百役繁興行者不歸居者失業人饑相食邑落爲墟上弗之恤也東西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費不給迎收數年之賦所至唯與後宮流連耽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醜言又引少年令與宮人穢亂不軌不遜以爲娛樂區宇之內盜賊蜂起劫掠從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皆隱賊數不以實對或有言賊多者輒大被詰責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師徒敗亡相繼戰士盡力不加賞賜百姓無辜咸受屠戮蒸庶積怨天下土崩至於就禽而後未之寤也

恭皇帝諱侑元德太子之子也母曰韋妃性聰敏有氣度大業三年立爲陳王後數載徙爲代王及煬帝親征遼東令於京師總留事十一年從幸晉陽拜太原太守尋鎮京師義兵入長安尊煬帝爲太皇奉帝纂業義寧元年十一月壬戌上卽皇帝位于大興殿詔曰王道喪亂天步不康屬之於朕逢此百罹襁褓之歲夙遭



憫凶孺子之辰太上播越興言感動實疾于懷太尉唐公膺期作  
宰糾合義兵翼戴皇室爰奉明詔弼予幼冲顯命光臨天威咫尺  
對揚尊號悼心失圖一人在遠三讓不遂僬俛南面厝身無所苟  
利社稷莫敢或違俯從群議奉遵聖旨可大赦天下改大業十三  
年爲義寧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皆赦除之  
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甲子以光祿大夫大將軍太尉唐公爲  
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景  
寅詔曰朕惟孺子未出深宮大上遠巡以穆滿時逢多難委當  
尊極辭不獲免恭已臨朝若涉大川罔濟民之情僞曾未之  
聞賴股肱勦力上宰賢良匡佐冲人輔不逮軍國機務事無大  
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庶績其凝責成斯屬  
已巳以唐王子隴西公建成爲唐國世子敦煌公爲京兆尹改封  
秦公元吉爲齊公太原置鎮北府乙亥張康老和舉兵及十二  
月癸未薛舉自稱天子寇扶風秦公爲元帥擊破之丁亥桂陽人  
曹武徹舉兵反建元通聖丁酉義師翕驍衛八將軍屈突通於閩  
鄉乙巳賊帥張善安陷廬江郡

二年春正月丁未詔唐王劍履上殿入朝不心贊拜不名加前後  
羽葆鼓吹壬戌將軍王世充爲李密所敗河內通守孟善誼武賁  
郎將王辨楊威劉長恭梁德董智通皆死之庚戌河陽郡尉獨孤  
武都降于李密三月景辰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弒太上皇於江  
都宮右禦衛將軍獨孤盛死之齊王暕趙王杲燕王倓右翊衛大  
將軍宇文協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給事郎許善心皆  
遇害化及立秦王浩爲帝自稱大丞相朝士文武皆受其官爵光  
祿大夫宿公麥木折衝郎將朝請大夫沈同謀討賊夜襲化及營

反爲所害。戊辰，詔唐王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游冠，綠綬，綬位在諸侯王上。唐國置丞相已下，一依舊式。五月乙巳朔，詔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金根車，駕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車，僂八佾，設鍾虞宮縣。王后王子王女，爵命之號，一遵舊典。戊午，詔曰：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遇盜江都，憫予小子哀號，永感仰惟荼毒，仇復靡申。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東征西怨，總九合於一匡，決百勝于千里。率夷夏大庇氓黎，保又朕躬，繫王是賴，德侔造化，功格蒼旻。歸心曆數，斯在屈爲人臣，載違天命，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運，去矣。請避賢路，私僮命駕，須歸藩國。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期如是。庶憑稽古之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預充三恪，雪冤恥于皇祖，守禮祀爲孝孫，朝聞夕殞，及永無恨。今遵故事，遜於舊邸。庶官詳改事。

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號。若釋重負，感泰兼懷，假手真人，俾除醜逆。仍敕有司，凡有表奏，皆不得以聞。是日上遜位於大唐，以爲鄜國公。武德二年夏五月崩，時年十五。

史臣曰：煬帝爰在弱齡，早有志尚，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節貌，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升儲兩，踐峻極之榮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常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充積于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模。恃才矜已，傲佞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塞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茲彰，教絕四維，刑參五虐。誅鋤骨肉，屠割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爲戮者莫聞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

侵漁人弗堪命乃急令暴賦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  
 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  
 鴈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楊越姦宄乘釁強弱相陵關梁閉  
 而不通皇輿往而莫返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  
 溝壑十七八焉於是相聚藿蒲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  
 王小則千百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  
 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竝為麋鹿之場惴惴黔黎俱充虵  
 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為虞上下相蒙  
 莫肯念亂振蜉蝣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  
 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為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  
 之尊死于匹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  
 沈水底體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于  
 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傳曰吉凶由人祇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  
 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有徵矣恭帝年在幼沖遭家多  
 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群盜蜂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彘不歸  
 既鍾百六之期躬踐數終之運謳歌有屬笙鍾變響雖欲不遵堯  
 舜之迹庸可得乎

昭和十四年九月九日朝閱了也



明元密皇后杜氏

太武皇后赫連氏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

景穆恭皇后郁久闕氏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

文成元皇后李氏

獻文思皇后李氏

孝文貞皇后林氏

孝文廢皇后馮氏

孝文幽皇后馮氏

孝文昭皇后高氏

宣武順皇后高氏

宣武靈皇后胡氏

孝明皇后胡氏

孝武皇后高氏

文帝文皇后乙弗氏

文帝悼皇后郁久闕氏

廢帝皇后宇文氏

恭帝皇后若干氏

孝靜皇后高氏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妻之數焉。魏晉相因。時有升降。前史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然自昭成

魏

之前未具言六宮之典而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帝妃后無聞道  
 武追尊祖妣皆從帝諡為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  
 限然皆有品次太武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等後庭漸已多  
 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為吉不則不得立  
 也又太武文成保母劬勞之恩竝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  
 過知仁孝文改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  
 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以  
 典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太監女侍中三宮視二品監女尚書美  
 人女史女賢人女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  
 使女生才人恭使宮人視四品青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  
 五品及齊神武文襄俱未踐尊極神武嫡妻稱妃其所聘茹茹女  
 稱為茹茹公主文襄既尚魏朝公主故無別號兩宮自餘姬侍竝  
 稱嬪而已又宣後庭雖有夫人嬪御之稱然未具員數孝昭內職  
 甚少唯楊嬪才貌兼美復是貴家襄城王母桑氏有德行竝蒙恩  
 禮其餘無聞焉河清新令內命婦依古制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  
 世婦八十一御女又準漢制置昭儀有左右二人比丞相其弘德  
 正德崇德為三夫人比三公光猷昭訓隆徽為上嬪比三卿宣徽  
 凝暉宣明順華凝華光訓為下嬪比六卿正華令則修訓曜儀明  
 淑芳華敬婉昭華光正昭寧貞範弘徽和德弘猷茂光明信靜訓  
 曜德廣訓暉範敬訓芳猷婉華明範豔儀暉則敬信為二十七世  
 婦比從三品穆光茂德貞懿曜光貞凝光範令儀內範穆閨婉德  
 明婉艷婉妙範暉章敬茂靜肅瓊章穆華慎儀妙儀明懿崇明麗  
 則婉儀彭媛修閑修靜弘慎艷光漪容徽淑秀儀芳婉貞慎明豔  
 真穆修範肅容茂儀英淑弘豔正信凝婉英範懷順修媛良則瑤

北史

三

章訓成潤儀寧訓淑懿柔則穆儀修禮昭慎貞媛肅閨敬順柔華昭順敬寧明訓弘儀崇敬修敬承閑昭容麗儀閑華思柔媛光懷德良媛淑猗茂範良信豔華徽娥肅儀妙則為八十一御女比正四品武成好內竝具其員自外又置才人采女以為散號後主既立二后昭儀以下皆倍其數又置左右娥英比左右丞相降昭儀比二大夫尋又置淑妃一人比相國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文帝創基修衽席以儉約武皇嗣歷節情欲於矯枉宮闈有貫魚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君人之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采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廝早榮之所及無隔險詖於是升蘭殿以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紫緣恩倖而擁玉帛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髣髴也人厭苛政弊事實多文帝之祀忽諸特由於此隋文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當室傍無私寵婦官位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官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功絲枲視正七品又采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閣稟賜管司令三人掌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璽器玩二曰尚儀掌禮儀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尚食嘗進饌先嘗管司醫三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鑄彝器皿五曰尚寢掌帷帳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掃典執三人掌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勳品

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闈懷嫉妒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章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以下皆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宴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爲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修儀修容修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爲九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員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爲世婦寶林二十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員品正第七是爲女御總一百二十以敘于宴寢又有承衣刀人皆趨侍左右竝無員數視六品以下時有增置女官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宮局管司言掌宣傳奏啓司簿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闈掌門閤管籥。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几案司樂掌音律司賓掌賓客司贊掌禮儀贊相導引。三曰尚服局管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湯沐巾櫛玩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掌膳羞司醞掌酒醴醢醢司藥掌醫巫藥劑司饔掌廩餼柴炭。五曰尚寢局管司設掌床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輿掌輿輦傘扇執持羽儀司苑掌園籩種植蔬菜瓜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史流外量局閑劇多者十人以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焉。



魏神元皇后竇氏沒鹿回部大人賓之女也。賓臨終，誠其二子速侯、回題，令善事帝及賓卒。速侯等欲因帝會喪為變，語泄，帝聞之，晨起以佩刀殺后，馳使告速侯等。言后暴崩，速侯等來赴，因執殺之。

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早崩。桓帝立，乃葬焉。文成初，穿天泉池，獲一石，銘稱桓帝葬母氏，遠近赴會二十餘萬，有司以聞，命藏之太廟。次妃蘭氏是生思帝。

桓皇后惟氏生三子，長曰普根，次惠帝，次煬帝。平文崩后，攝國事，時人謂之曰女國。后性猛忌，平文之崩，后所為也。

平文皇后王氏，廣寧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宮，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帝。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帝子，后匿帝於袴中，咒曰：「若天祚未終者，汝無聲。」遂良久不啼，行免於難。昭成初欲定都於灑源川，築城郭，起宮室，議不決。后聞之曰：「國自前世遷徙為業，今事難之後，基業未固，若郭而居，一旦寇來，難卒遷動，乃止。」烈帝之崩，國祚殆危，興復大業，后之力也。崩葬雲中金陵，道武卽位，配饗太廟。

昭成皇后慕容氏，慕容皝之女也。初，帝納皝妹為妃，未幾而崩。皝後請繼好，遣大人長孫秩逆，后皝送于境上，后至有寵。生獻明帝，及秦明王。后性聰敏多智，專夕理內，每事多從。初，昭成遣衛辰兄悉勿祈還部落也。后誠之曰：「汝還，必深防衛辰，辰姦猾，終當滅汝。」悉勿祈死，其子果為衛辰所殺。卒如后言。建國二十三年崩。道武卽位，配饗太廟。

獻明皇后賀氏，東部大人野干女也。少以容儀，選入東宮，生道武。符洛之內侮也。后與道武及故臣吏避難北徙，俄而高車來抄掠。

后乘車避賊而南。中路失道，乃仰天曰：「國家胤胄，豈正爾絕滅也！惟神靈扶助，遂馳輪正不傾，行百餘里，至七個山南而免難。後劉顯使人將害帝，帝姑爲顯弟亢塗妻，知之密以告后。梁眷亦來告難。后乃令帝去之。后夜飲顯醉，向晨故驚廐中群馬，使起視馬，后泣謂曰：「吾諸子始皆在此，今盡亡失，汝等誰殺之？」故顯使不急追。道武得至賀蘭部，群情未甚歸附。后從弟外朝大人悅舉部隨從，供奉盡禮。顯怒將害后，后奔亢塗家，匿神車中。三日，亢塗舉室請救，乃得免。會劉顯部亂，始得亡歸。後后弟染干忌道武之得人心，舉兵圍逼行宮。后出謂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殺吾子也？染干慙而去。後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慕容垂止之。后以觚不反，憂念寢疾。皇始元年崩，祔葬于盛樂金陵。後追加尊諡，配饗焉。

道武皇后慕容氏，寶之季女也。中山平人，充掖庭，得幸左丞相衛王儀等，奏請立皇后。帝從儀，令后鑄金人，成乃立之。封后母孟爲深陽君，後崩。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劉眷女也。登國初，納爲夫人。生華陰公主。後生明元。后專理內事，寵待有加。以鑄金人不成，故不登后位。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母皆賜死。道武末年，后以舊法薨。明元卽位，追尊諡位，配饗太廟。自此後，宮人爲帝母，皆正配饗焉。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姚興女，西平長公主也。明元以后納之，後爲夫人。后以鑄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寵禮如后，是後猶欲正位。后謙不當，泰常五年薨。帝追恨之，贈皇后璽綬，而加諡焉。葬雲中金陵。

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陽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宫，有寵。生太武。及明元卽位，拜貴嬪。泰常五年薨。諡曰貴嬪。

葬雲中金陵太武卽位追尊號諡配饗太廟又立廟于鄴刺史四時薦祀以魏郡太后所生之邑復其調役後甘露降于廟庭文成時相州刺史高閭表修后廟詔曰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妣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先是太武係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宮操行純備進退以禮明元命爲太武係母性仁慈帝感其恩訓奉養不異所生及卽位尊爲皇太后封其弟漏頭爲遼東王太后訓釐內外甚有聲稱性恬素寡欲喜怒不形於色好揚人之善隱人之過帝征涼州蠕蠕吳提入寇太后命諸將擊走之真君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太保盧魯元監護喪事諡曰惠葬崞山從后意也初后嘗登崞山顧謂左右曰吾母養帝躬敬神而愛人若死而不滅必不爲賤鬼然於先朝本無位次不可違禮以從園陵此山之上可以終託故葬焉別立后寢廟於崞山建碑頌德

太武皇后赫連氏屈丐女也太武平統萬納后及二妹俱爲貴人後立爲皇后文成初崩祔葬金陵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代人也初爲夫人生景穆神麤元年薨追贈貴嬪葬雲中金陵後追號尊諡配饗太廟

景穆恭皇后郁久闍氏河東王毗妹也少以才選入東宮有寵生文成皇帝而薨文成卽位追尊號諡葬雲中金陵配饗太廟又文成乳母常氏本遼西人因事入宮乳帝有劬勞保護之功文成卽位尊爲保太后尋尊爲皇太后告於郊廟和平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諡曰昭葬于廣甯磨笄山俗謂之鳴鷄山太后遺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別立寢廟置守陵二百家樹碑頌德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樂浪王氏后生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誅后遂入宮太武左昭儀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年十四文成踐極以選為貴人後立為皇后文成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後御服器物一以燒焚百官及中宮皆號泣而臨之后悲叫自投火左右救之良久乃蘇獻文即位尊為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獻文年十二居于諒闇太后密定大策誅渾遂臨朝聽政及孝文生太后躬親撫養是後罷令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內寵李奕獻文因事誅之太后不得意遂害帝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政后性聰達自入宮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孝文詔罷鷹師曹以其地為太后立報德佛寺太后與孝文遊于方山顧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群臣曰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附山陵然後為貴哉吾百歲後神其安此孝文乃詔有司營建壽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將終為清廟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頌太后功德太后以帝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太后立文宣王廟於長安又立思燕佛圖於龍城皆刊石立碑太后又制內屬五廟之孫外戚六親總麻皆受復除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繒而已宰人上膳案裁徑尺羞膳滋味減於故事十分之八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宰人昏而進粥有蠅蜓在焉后舉匕得之帝時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自太后臨朝專政孝文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殺戮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故祀道德王遇張祐符承祖等拔自微闔歲中而至王公王叡出入臥內數年便為宰輔賞賚千萬億計

金書鐵券許以不死之詔李冲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幃幄密加錫賚不可勝數后性嚴明假有寵待亦無所縱左右纖介之愆動加桎楚多至百餘少亦數十然性不宿憾尋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貴是以人人懷於利欲至死而不思退太后曾與孝文幸靈泉池宴群臣及蕃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爲其方舞孝文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太后外禮人望元丕游明根等頒賜金帛輿馬每至褒美叡等皆引丕參之以示無私又自以過失懼人議已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迄后之崩孝文不知所生至如李訢李惠之徒猜嫌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率多枉濫天下寃之十四年崩於太和殿年四十九其日有雄雉集于太華殿帝酌飲不入口五日毀墓過禮諡曰文明太皇太后葬于永固陵日中而反虞於鑿玄殿詔曰尊旨從儉不申罔極之痛稱情允禮仰損儉訓之德進退思惟倍用崩感又山陵之節亦有成命內則方丈外裁奄坎脫於季子之心有所不盡者室中可二丈墳不得過三十步今以陵萬世所仰復廣爲六十步孤負遺旨益以痛絕其幽房大小棺槨質約不設明器至於素帳縵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則遵先志從冊令俱奉遺事而有從有違未達者或以致怪梓宮之裏玄堂之內聖靈所憑已一一奉遵仰昭儉德其餘外事有所不從以盡痛慕之情其宣示遠近著告群司上明儉誨之美下彰違命之失及卒哭孝文服衰近臣從服三司以下外臣衰服者變服就練七品以下盡除卽吉設祔祭于太和殿公卿以下始親公事帝毀瘠絕酒肉不御者三年初帝孝於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營壽宮遂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爲山園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

萬年堂云

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母頓丘王峻之妻也。后之生也。有異於常。父方叔恒言。此女當大貴。及長。姿質甚麗。太武南征。永昌王仁出壽春。軍至后宅。因得后。及仁鎮長安。遇事誅后。與其家人送平城宮。高祖登白樓。望見美之。乃下臺。后得幸於齊庫中。遂有娠。常太后後。問后知之。持守庫者。亦私書於壁。記之。別加驗問。皆符同。及生。獻文拜貴人。太安二年。太后令依故事。令后具條記。在南兄弟及引所結宗。兄洪之。悉以付託。臨訣。每一稱兄弟。拊胸慟泣。遂薨。後諡曰元皇后。葬金陵。配饗太廟。

獻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南郡王惠之女也。姿德婉淑。年十八。以選人東宮。獻文卽位。爲夫人生。孝文帝皇興三年。薨。葬金陵。承明元年。追崇號諡。配饗太廟。

孝文貞皇后林氏。平原人也。父勝。位平涼太守。叔父金閭。起自閭官。獻文初。爲定州刺史。爲乙渾所誅。及勝兄弟皆死。勝無子。有二女。入掖庭。后容色美麗。得幸於孝文。生皇子恂。以恂將爲儲貳。太和七年。后依舊制薨。帝仁恕。不欲襲前事。而稟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諡曰貞皇后。葬金陵。及恂以罪賜死。有司奏。追廢后。爲庶人。孝文廢皇后馮氏。太師熙之女也。太和十七年。孝文旣終喪。太尉元丕等表。以長秋未建。六宮無主。請正內位。孝文從之。立后爲皇后。恩遇甚厚。孝文後。重引后姊昭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掖素見侍念。輕后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妒忌。時有愧恨之色。昭儀規爲內主。譖構百端。尋廢后爲庶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爲練行尼。後終於瑤光佛寺。

孝文幽皇后亦馮熙女。母曰常氏。本賤微。得幸于熙。熙元妃公主。

薨後遂主家事。生后與北平公夙。文明太皇太后欲家世貴寵。乃簡熙二女俱入掖庭。時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姿媚。偏見愛幸。未幾疾病。太后乃遣還家爲尼。帝猶留念焉。歲餘而太后崩。帝服終。頗存訪之。又聞后素疹痊除。遣閹官雙三念。璽書勞問。遂迎赴洛陽。及至。寵愛過本。初當夕。宮人稀。復進見。拜爲左昭儀。後立爲皇后。帝頻歲南征。后遂與中官高菩薩私亂。及帝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醜恣。中常侍雙蒙等爲其心腹。是時彭城公主宋王劉昶子婦也。年少。嫠居北平。公馮夙后之同母弟也。后求婚於孝文。孝文許之。公主志不願。后欲強之。婚有日矣。公主密與侍婢及僮從十餘人乘輕車。冒霖雨。赴懸瓠。奉謁孝文。自陳本意。因言后與菩薩亂狀。帝聞。因駭愕。未之信。而祕匿之。此後后漸憂懼。與母常氏求託女巫禱厭。孝文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命者。賞報不貲。又取三牲。宮中祆祠。假言祈福。專爲左道。母常。或自詣宮中。或遣侍婢與相報答。帝至洛。執問菩薩。雙蒙等具得情狀。帝以疾臥含溫室。夜引后。并列菩薩等於戶外。后臨入。令搜衣中。稱有寸刃。便斬。后頓首泣謝。乃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孝文令菩薩等陳狀。又讓后曰。汝有祆術。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有所密狀。孝文敕中常侍悉出。唯令長秋卿白整在側。取衛直刀。拄之。后猶不言。孝文乃以綿堅塞整耳。自小語再三呼整。無所應。乃令后言事。隱人莫知之。高祖乃喚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今便他人。但入勿避。又曰。此老姬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窮問本末。勿有所難。又云。馮家女不能復相廢。遂且使在宮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帝素至孝。猶以文明太后故。未行廢。二王出。乃賜后辭。死訣再拜。稽首涕泣。及入宮後。帝命中官有問於

后后罵曰我天子婦當面對豈令汝傳也帝怒刺后母常入示與后狀常撻之百餘乃止帝尋南伐后留京師雖以罪失寵而夫人嬪妾奉之如法唯令世宗在東宮無朝謁之事帝疾甚謂彭城王勰曰後宮久乖陰德自絕於天吾死後可賜自盡別宮葬以后禮庶掩馮門之大過帝崩梓宮達魯陽乃行遺詔北海王詳奉宣遺旨長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引決曰官豈有此也是此諸王輩殺我耳整等執持強之乃舍椒而盡梓宮次洛南咸陽王禧等知審死相視曰若無遺詔我兄弟亦當作計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諡曰幽皇后葬長陵塋內今昔皆生於東裔孝文初乃舉室西歸近龍城鎮鎮表后德色婉豔及至文明太后親幸北部曹見后奇之入掖庭時年十三初后幼嘗夢在堂內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照不已如是數夕怪之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遼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況日照之徵此女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也後生宣武及廣平王懷樂安公主馮昭儀寵盛密有母養帝心后自代如洛陽暴薨於汲郡之共縣或云昭儀所賊也宣武之爲皇太子二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愛有加孝文出征宣武入朝必久留后宫親視櫛沐母道隆備其後有司奏請加號諡曰文昭貴人孝文從之宣武踐阼追尊配饗后先葬在長陵東南陵制卑局因就起山陵號終寧陵置邑戶五百家明帝時更上尊號太后以同漢晉之典正姑婦之禮廟號如舊文昭遷靈觀于長陵兆內西北六十步初開終寧陵數丈於梓宮上獲大蛇長丈餘黑色頭有王字蟄而不動靈觀既遷置蛇舊處



宣武順皇后于氏太尉烈弟勁之女也。宣武始親政事，烈時爲領軍，總心膂之任，以嬪御未備，左右諷諭，稱后有容德，帝乃迎入爲貴人。時年十四，甚見寵愛，立爲皇后。后靜默寬容，性不妒忌，生皇子三歲，夭沒，其後暴崩，宮禁事祕，莫能知悉，而世議歸咎于高夫人，葬永泰陵，諡曰順皇后。

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優之女也。宣武納爲貴嬪，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後拜爲皇后，甚見禮重，性妒忌，宮人希得進御。及明帝卽位，上尊號曰皇太后，尋爲尼，居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入宮中。建德公主始五六歲，靈太后出覲，母武邑君時天文有變，靈太后欲以當禍，是夜暴崩，天下冤之，喪還瑤光佛寺，殯皆以尼禮。初，孝文幽后之寵也，欲專其愛，後宮接御多見阻遏，孝文時言于近臣，稱婦人妒防，雖王者亦不能免，況士庶乎？宣武高后悍忌，嬪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十餘年，皇子全育者唯明帝而已。

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產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爲天地母，生勿過三人，知也。后姑爲尼，頗能講宣武初入講禁中，積歲，諷左右，后有姿行，帝聞之，乃召入掖庭，爲承華世婦，而椒庭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稱夫人等言，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也。明帝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爲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不辭。旣誕明帝，進爲充華嬪，先是宣武頻喪皇子，自以年長，深加慎護，爲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皆莫得而撫視焉。及明帝

踐祚尊后爲皇太妃。後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猶曰殿下。後改令稱詔。群臣上書曰：陛下自稱曰朕。太后以明帝沖幼，未堪親祭，欲傍周禮，夫人與君交獻之義，代行祭禮。禮官博議以爲不可。而太后欲以幃幔自鄣，觀三公行事，重問侍中崔光。光便據漢和熹、鄧后薦祭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初祀。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旣爲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先是太后敕造申訟車，時御焉，出自雲龍大司馬門，從宮西北入，自千秋門以納冤訟。又親策孝秀州郡計吏於朝堂。太后與明帝幸華林園，宴群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明帝詩曰：恭已無爲賴慈英。王公以下賜帛有差。太后父薨，百寮表請公除。太后不許，尋幸永寧寺觀，建刹於九級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數萬人。及改葬文昭高后，太后不欲令明帝主事，乃自爲喪主，出至終寧陵，親奠遣事，還哭於太極殿。至於訖事，皆自主焉。後幸嵩高山，夫人九嬪公主以下從者數百人，升于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例。尋幸闕口溫水，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敕示文武。時太后逼幸清河王懌，姪亂肆情爲天下所惡。領軍元叉、長秋卿劉騰等奉明帝於顯陽殿，幽太后於北宮。於禁中殺懌。其後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殺叉，復奉太后臨朝。事不克。僧敬坐徙邊，車渠等死。胡氏多免黜。後明帝朝太后於西林園，宴文武侍臣，飲至日夕。又乃起，至太后前自陳。外云太后欲害已及騰。太后答云：無此語。遂至于極昏。太后乃起，執明帝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諸大臣送我入太后與帝向東北小閣。左衛將軍奚康生

謀殺又不果。自劉騰死，又寬怠。太后與明帝及高陽王雍爲計，解又領軍。太后復臨朝，大赦改元。自是朝政疎緩，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貪恠，鄭儼汗亂宮掖，勢傾海內。李神軌、徐紇並見親侍。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於朝，爲四方之所穢。文武解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由於此矣。僧敬又因聚集親族，遂涕泣諫曰：「陛下母儀海內，豈宜輕脫如此！大怒，自是不召僧敬。內爲朋黨，防蔽耳目。明帝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有密多道人，多胡語，帝置於左右。太后慮其傳致消息，三月三日於城南大巷中殺之。方懸賞募賊，又於禁中殺領左右鴻臚少卿谷會、紹達，竝帝所親也。母子之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與太后計，因潘嬪生女，妄言皇子便大赦，爲武泰元年。復陰行鴆毒，其年二月，明帝暴崩，乃奉潘嬪女言太子卽位，經數日，見人心已安，始言潘嬪本實生女。今宜更擇嗣君，遂立臨洮王子釗爲主。年始二三歲，天下愕然。及爾朱榮稱兵度河，太后盡召明帝六宮，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於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竝沈於河。太后妹馮翊君收瘞於雙靈寺。武帝時始葬，以后禮而追加諡曰靈。

孝明皇后胡氏，靈太后從兄冀州刺史盛之女。靈太后欲榮重門族，故立爲皇后。明帝頗有酒德，專嬖充華潘氏。后及嬪御並無過寵。太后爲帝選納，抑屈人流。時博陵崔季芬、范陽盧道約、隴西李贄等女俱爲世婦。諸人訴訟，咸見忿責。武泰初，后旣入道，遂居於瑤光寺。

孝武皇后高氏，齊神武長女也。帝見立，乃納爲后。及帝西幸關中，降爲彭城王韶妃。

文帝文皇后乙弗氏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世爲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號青海王涼州平后之高祖莫瓌擁部落入附拜定州刺史封西平公自莫瓌後三世尚公主女乃多爲王妃甚見貴重父瑗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母淮陽長公主孝文之第四女也后美容儀少言笑年數歲父母異之指示諸親曰生女何妨也若此者實勝男年十六文帝納爲妃及帝卽位以大統元年冊爲皇后后性好節儉蔬食故衣珠玉羅綺絕於服玩又仁恕不爲嫉妒之心帝益重之生男女十二人多早夭唯太子及武都王戊存焉時新都關中務欲東討蠕蠕寇邊未遑北伐故帝結婚以撫之於是更納悼后命后遜居別宮出家爲尼悼后猶懷猜忌復徙后居秦州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帝雖限大計恩好不忘後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然事祕禁外無知者六年春蠕蠕舉國度河前驅已過夏頗有言虜爲悼后之故興此役帝曰豈有百萬之衆爲一女子舉也雖然致此物論朕亦何顏以見將帥邪乃遣中常侍曹寵齎手敕令后自盡后奉敕揮淚謂寵曰願至尊享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因命武都王前與之決遺語皇太子辭皆悽愴因慟哭久之侍御咸垂涕失聲莫能仰視召僧設供令侍婢數十人出家手爲落髮事畢乃入室引被自覆而崩年三十一鑿麥積崖爲龕而葬神柩將入有二叢雲先入龕中頃之一滅一出後號寂陵及文帝山陵畢手書云萬歲後欲令后配饗公卿乃議追諡曰文皇后祔于太廟廢帝時合葬於永陵

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蠕蠕王阿那瓌之長女也容貌端嚴夙有成智大統初蠕蠕屢犯北邊文帝乃與約通好結婚扶風王孚受使奉迎蠕蠕俗以東爲貴后之來營幕戶席一皆東向車七百乘

悲哉

叢雲

馬萬匹。馳千頭。到黑鹽池。魏朝鹵簿文物。始至。孚奏請正南面。后曰。我見魏主故蠕蠕女也。魏仗向南。我自東面。孚無以辭。四年正月。至京師。立為皇后。時年十四。六年。后懷孕將產。居于瑤華殿。間上有狗吠聲。心甚惡之。又見婦人盛飾來至后所。后謂左右。此為何人。醫巫傍侍。悉無見者。時以為文后之靈產。訖而崩。年十六。葬於少陵原。十七年。合葬永陵。當會橫橋北。后梓宮先至鹿苑。帝輟輟後來。將就次所。軌折不進。

廢帝皇后宇文氏。周文帝女也。后初產之日。有雲氣滿室。芬氳久之。幼有風神。好陳列女圖。置之左右。周文曰。每見此女。良慰人意。廢帝之為太子。納為妃。及即位。立為皇后。志操明秀。帝深重之。專寵後宮。不置嬪御。帝廢崩后。亦以忠於魏室。罹禍。

恭帝皇后若干氏。司一長樂正公惠之女也。有容色。恭帝納之。為

妃。及即位。立為皇后。後出家為尼。在佛寺薨。竟無諡。

孝靜皇后高氏。齊神武之第二女也。天平四年。詔娉以為皇后。神武前後固辭。帝不許。興和初。詔司徒孫騰。司空襄城王昶等。奉詔致禮。以后駕迎於晉陽之丞相第。五月。立為皇后。大赦。齊受禪。降為中山王妃。後降于尚書左僕射楊遵彥。

昭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薨了

馬湖太妃鄒氏

高陽太妃存氏

文襄太妃元氏

文宣皇后李氏

文宣皇后元氏



武成皇后胡氏

弘德李夫人

後主皇后斛律氏

後主皇后胡氏

後主皇后穆氏

馮淑妃

周文皇后元氏

文宣皇后叱奴氏

季閔皇后元氏

明皇后獨孤氏

武皇后阿史那氏

武皇后李氏

宣皇后楊氏

宣皇后朱氏

宣皇后陳氏

宣皇后元氏

宣皇后尉遲氏

靜皇后司馬氏

隋文獻皇后獨孤氏

宣華夫人陳氏

容華夫人蔡氏

煬愍皇后蕭氏

齊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贈司徒內干之女也少明悟強族多聘之竝不肯行及見神武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

又數致私財使以媵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  
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祕策后恒參預及拜勃海王妃聞闈之事悉  
決焉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  
妒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讌生一男一  
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  
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聞之嗟嘆良久沙苑敗後侯  
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  
豈有還理得獯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於蠕蠕欲娶其女而  
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  
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慈愛諸子不異已出躬自  
紡績人賜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  
親屬未嘗爲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文襄嗣位進  
爲太妃文宣將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所以中止天保初尊爲皇  
太后宮曰宣訓濟南卽位尊爲太皇太后尚書令楊愔等受遺詔  
輔政疎忌諸王太皇太后密與孝昭及諸大將定策誅之下令廢  
立孝昭卽位復爲皇太后孝昭崩太后又下詔立武成帝大寧二  
年春太后寢疾衣忽自舉用巫媪言改姓石氏四月辛丑崩于北  
宮時年六十二五月甲申合葬義平陵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  
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  
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于地孕武成則夢龍浴于海孕魏二  
后竝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謠曰  
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  
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搃之  
帝於昆季次寔九蓋其徵驗也



蠕蠕公主者蠕蠕主郁久閭阿那瓌女也蠕蠕強盛與西魏通和欲連兵東伐神武病之令杜弼使蠕蠕爲世子求婚阿那瓌曰高王自娶則可神武猶豫尉景與武明皇后及文襄竝勸請乃從之武定三年使慕容儼往聘之號曰蠕蠕公主八月神武迎于下館阿那瓌使其弟禿突佳來送女且報聘仍戒曰待見外孫然後返國公主性嚴毅一生不肯華言神武嘗有病不得往公主所禿突佳怨恚神武自射堂輿疾就公主其見將護如此神武崩文襄從蠕蠕國法蒸公主產一女焉

彭城太妃余朱氏榮之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爲別室敬重踰於婁妃見必束帶自稱下官神武迎蠕蠕公主還余朱氏迎於木井北與蠕蠕公主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鴟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竝堪擊賊後爲尼神武爲起佛寺天保初爲太妃及文宣狂酒將無禮於太妃太妃不從遂遇禍小余朱者兆之女也初爲建明皇后神武納之生任城王未幾與趙郡公琛私通徙于靈州後適范陽盧景璋

上黨太妃韓氏軌之妹也神武微時欲聘之軌母不許及神武貴韓氏夫已死乃納之

馮翊太妃鄭氏名大車嚴姐妹也初爲魏廣平王妃遷鄴後神武納之寵冠後庭生馮翊王潤神武之征劉蠡升文襄蒸於大車神武還一婢告之二婢爲證神武杖文襄一百而幽之武明后亦見隔絕時彭城余朱太妃有寵生王子液神武將有廢立意文襄求救于司馬子如子如來朝僞爲不知者請武明后神武告其故子如曰消難亦姦子如妾如此事正可覆蓋妃是王結髮婦常以父

母家財奉王。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皮。妃晝夜供給看瘡。後避葛賊同走并州，貧困然馬屎自作靴。恩義何可忘！夫婦相宜，女配至尊。男承大業，又婁領軍勳。何宜搖動！一女子如草芥，況婢言不必信。神武因使子如鞫之。子如見文襄，尤之曰：「男兒何意畏威自誣！」因告二婢反辭，脇告者自縊。乃啓神武曰：「果虛言。」神武大悅。召后及文襄、武明后，遙見神武，一步一叩頭。文襄且拜且進，父子夫妻相泣，乃如初。神武乃置酒曰：「全我父子者，司馬子如。」賜之黃金百三十斤。文襄贈良馬五十疋。

高陽太妃游氏，父京之，爲相州長史。神武尅鄴，欲納之。京之不許，遂牽曳取之。京之尋死。游氏於諸太妃中最有德訓。諸王公主婚嫁，常令主之。馮娘者，子昂妹也。初爲魏任城王妃，適介朱世隆。神武納之。生浮陽公主。李娘者，廷寔從妹也。初爲魏城陽王妃。又王娘，生永安王浚。穆娘，生陽平王淹。並早卒，不爲太妃。

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靜帝之妹也。孝武帝時，封馮翊公主，而歸於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初生河間王孝琬時，文襄爲世子三日而孝靜幸世子第，贈錦綵及布帛萬匹。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遺於是十屋皆滿。次生兩公主。文宣受禪，尊爲文襄皇后，居靜德宮。及天保六年，文宣漸致昏狂，乃移居於高陽之宅，而取其府庫。曰：「吾兄昔姦我婦，我今須報。」乃淫於后。其高氏女婦，無親疎皆使左右亂交之於前，以葛爲紐，令魏安德王騎上，使人推引之。又命胡人苦辱之。帝又自呈露以示群下。武平中，后崩，祔葬義平陵。琅邪公主名玉儀，魏高陽王斌庶生妹也。初不見齒，爲孫騰妓。騰又放棄文襄，遇諸途，悅而納之。遂被殊寵，奏魏帝封焉。文襄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爲我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崔暹必當造直諫。

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諮事，文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此爲，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把暹臂入見焉。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體佞，乃體過于吾。」王儀同產姊靜儀，先適黃門郎崔括，文襄亦幸之，皆封公主。括父子由是超授賞賜甚厚焉。

文宣皇后李氏，諱祖娥，趙郡李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爲太原公夫人。及帝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爲天下母，宜更擇美配。」楊愔固請依漢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猶固請廢后而立段昭儀，欲以結勳貴之援。帝竟不從而立后焉。帝好捶撻嬪御，乃至有殺戮者。唯后獨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爲可賀敦皇后。孝昭卽位，降居昭信宮，號昭信皇后。武成踐阼，逼后淫亂，云若不許，我當殺爾兒。后懼從之，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慍曰：「兒豈不知邪？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聞之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橫刀詬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對后前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撻撻之，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流血淋漓，投諸溲水。良久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尼寺。后性愛佛法，因此爲尼。齊亡入關，隋時得還趙郡。段昭儀，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爲俗弄女壻法，戲文宣。文宣銜之，後因發怒，謂韶曰：「我會殺爾婦。」元氏懼，匿婁太后家。終文宣世，不敢出。昭儀才色兼美，禮遇殆同正嫡。後主時，改適錄尚書唐邕。王嬪者，琅邪人也。嬪姊先適崔脩，文宣竝幸之，數數降其夫家。超用修爲尚書郎。薛嬪者，本倡家女也，年十四五時爲清河王岳所好，其父求內宮中，大被嬖寵。其姊亦俱進御，文宣後知先與岳通，又爲其父乞司徒公，帝大怒，先鋸殺其姊。薛嬪當時有娠，過產亦從戮。

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蠻女也。初爲常山王妃。天保末。賜姓步六孤。孝昭卽位。立爲皇后。帝崩。從梓宮之鄴。始度汾橋。武成聞后有奇藥。追索之。不得。使閹人就卑頓辱。降居順成宮。武成旣殺樂陵王元被。閹隔不得與家相知。宮闈內忽有飛語。帝令檢推得。后父兄書信。元蠻由是坐免官。后以齊亡。入周氏宮中。隋文帝作相。放還山東。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瓠蘆中有月。旣而生后。天保初。選爲長廣王妃。產後。王日有鶚鳴于產帳上。武成崩。尊爲皇太后。陸媪及和士開密謀殺趙郡王叡。出婁定遠。高文遙爲刺史。和陸諂事太后。無所不至。初武成時。后與諸閹人燕狎。武成寵幸和士開。每與后握槩。因此與后姦通。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挂寶裝胡牀於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於內殿。託以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以獻爲昭玄統。僧徒遙指太后以弄曇獻。乃至謂之爲太上者。帝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少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曇獻事亦發。皆伏法。并殺元山王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卒遇大風。兼舍人魏僧伽。明風角奏言。卽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急。彎弓纏弮。馳入南城。令鄧長顓幽太后北宮。仍有敕。內外諸親。一不得與太后相見。久之。帝迎復太后。太后初聞使。者至。大驚。慮有不測。每太后設食。帝亦不敢嘗。周使元偉來聘。作述行賦。敘鄭莊公克段。而遷姜氏。文雖不工。當時深以爲愧。齊亡。入周。恣行姦穢。開皇中。殂。

弘德夫人李氏。趙郡李叔讓女也。初爲魏靜帝嬪。武成納焉。生南

陽王仁盛爲太妃。姊爲南安王思妃。坐夫反以燒死。太妃聞之發狂而薨。文宣王嬪及中人盧勒又妹。武成竝以爲嬪。武成崩後。胡后令二嬪自殺。二嬪悲哭。後主爲之惻愴。私遺衣物。令出外避焉。盧養淮南王。後爲太妃。又有馬嬪。亦得幸。爲后所妬。自縊死。彭樂任祥竝有女。因坐父兄事。皆入宮。爲文宣所幸。武成以彭爲夫人。養齊安王。任生丹楊王。竝爲太妃。

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爲皇太子妃。後主受禪。立爲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悅光。詐稱生男。爲之大赦。光誅后。廢在別宮。後令爲尼。齊滅。嫁爲開府元仁妻。

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失母儀之道。深以爲愧。欲求悅後主。故飾后於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立爲弘德夫人。進左昭儀。大被寵愛。斛律后廢。陸媪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許。刑

季徵請立胡昭儀。遂登爲皇后。陸媪既非勸立。又意在穆夫人。其

後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言。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喚后出。立剃其髮。送令還家。帝思之。每致詩以通意。後與斛律廢后俱召入內。數日而鄴不守。後亦改嫁云。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卽欽道女子也。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妬。輕霄面黥。爲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宮內稱爲舍利太監。女侍中陸大姬。知其寵養。以爲女。薦爲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恒。於時後主未有儲嗣。陸陰結待。以監撫之任。不可無主。時皇后斛律氏。丞相光之女也。慮其懷恨。先令母養之。立爲皇太子。陸以國姓之。

重穆陸相對。又奏賜姓穆氏。胡庶人之廢也。陸有助焉。故遂立爲皇后。大赦。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於鄴城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天皇后璽。蓋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爲穆后之瑞焉。」武成爲胡后。造真珠裙袴。所費不可稱計。被火燒。後主旣立穆皇后。復爲營之。屬周武曹太后喪。詔侍中薛孤康買等爲弔使。又遣商胡齋錦綵三萬疋與弔使同往。欲市真珠爲皇后。造七寶車。周人不與交易。然而竟造焉。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盃酌。陸息駱提婆。詔改姓爲穆。陸大姬皆以皇后故也。后旣以陸爲母。提婆爲家。更不採輕霄。輕霄後自療面。欲求見爲大姬。陸媼使禁掌之。竟不得見。

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命淑妃處隆基堂。淑妃惡曹昭儀所常居也。悉令反換其地。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識者以爲後主名緯。殺圍言非吉徵。及帝至晉州。城已欲沒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帝恐弩矢及橋。故抽攻城木。造遠橋。監作舍人。以不速成受罰。帝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稱妃有功勳。將立爲左皇后。卽令使馳取禕翟等。皇后服御。仍與之。竝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戍。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內參。自晉陽。以皇后衣至。帝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帝奔

鄴太后後至帝不出迎淑妃將至鑿城北門出十里迎之復以淑妃奔青州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膠上絃達妃爲淑妃所譖幾致於死隋文帝將賜達妃兄李詢令著布裙配春詢母逼令自殺後主以李祖欽女爲左昭儀進爲左娥英裴氏爲右娥英娥英者兼取舜妃娥皇女英名陽休之所制樂人曹僧奴進二女大者忤旨剝面皮少者彈琵琶爲昭儀以僧奴爲日南王僧奴死後又貴其兄弟妙達等二人同日皆爲郡王爲昭儀別起隆基堂極爲綺麗陸媪誣以左道遂殺之又有董昭儀毛夫人彭夫人王夫人小王夫人二李夫人皆嬖寵之毛能彈箏本和士開薦入帝所幸彭夫人亦音妓進死於晉陽造佛寺與總持相埒一李是隸戶女以五弦進一李卽孝貞之女也小王生一男諸閹人在傍皆蒙賜給毛兄思安超登武衛董父賢義爲作軍主田昭儀亦超登開府其餘姻屬多至大官

周文皇后元氏魏孝武之妹也初封平原公主適開府張歡歡性貪殘遇后無禮帝殺歡改封后爲馮翊公主以配周文帝生孝閔帝魏大統十七年薨恭帝三年十二月合葬成陵孝閔踐阼追尊爲王后武成初又追尊爲皇后

文宣皇后叱奴氏代人也周文帝爲丞相納爲姬生武帝天和二年六月尊爲皇太后建德三年三月崩五月葬永固陵

孝閔皇后元氏名胡摩魏文帝第五女也初封晉安公主帝之爲略陽公也尚焉及踐阼立爲王后帝被廢后出俗爲尼建德初武帝誅晉公護上帝尊號以后爲孝閔皇后居崇義宮隋革命后出

居里第大業十二年殂。

明敬皇后獨孤氏太保衛公信之長女也。帝之在藩，納爲夫人。二年正月，立爲王后。四月崩，葬昭陵。武成初，追崇爲皇后。明帝崩，與后合葬焉。

武成皇后阿史那氏，突厥木杆可汗侯斤之女也。突厥滅蠕蠕後，盡有塞表之地。志陵中夏，周文方與齊人爭衡，結以爲援。侯斤初欲以女配帝，旣而悔之。武帝卽位前後，累遣使焉。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公純許公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符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宮以下一百二十人。至侯斤牙所迎后。侯斤又許齊婚，將有異志。純等累請不得，反命。會雷風大起，飄壞其穹廬。侯斤大懼，以爲天譴，乃禮送后。純等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三月，至武帝。接以親迎之禮。后有姿貌善容，止帝深敬禮焉。宣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爲天元皇太后。二年二月，又尊曰天元上皇太后。宣帝崩，靜帝尊爲太后。隋開皇二年，殂。年三十二。隋文詔有司備禮，祔葬后於孝陵。

武皇后李氏，名娥，姿楚人也。于謹平江陵，后家被籍沒。至長安，周文以後賜武帝。後得親幸。生宣帝。宣政元年七月，尊爲帝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爲天元帝太后。七月，又尊爲天皇太后。二年二月，尊爲天元聖皇太后。宣帝崩，靜帝尊爲大帝太后。隋開皇元年三月，出俗爲尼，改名常悲。八年，殂。以尼禮葬於京城南。

宣皇后楊氏，名麗華，隋文帝之長女也。帝在東宮，武帝爲帝，納后爲皇太子妃。宣政元年閏六月，立爲皇后。帝後自稱天元皇帝，號后爲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皇后及左右皇后，與爲四皇后。二年二月，詔取象四星，于是后及三皇后並加大焉。冊授后爲天元大皇



后又立天中大皇后與后爲五皇后焉。后性柔婉，不如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遂賜后死。逼令自引決，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閣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帝崩，靜帝尊后爲皇太后，居弘聖宮。初，宣帝不豫，詔隋文帝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隋文帝受遺輔政。后初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已，聞昉、譯已行此詔，心甚悅。後知隋文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懷愈甚。隋文內甚愧之，開皇初封后爲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誓不許，乃止。大業五年，從煬帝幸張掖，殂于河西，詔還京，所司備禮祔葬。后於定陵。

宣帝后朱氏，名滿月，吳人也。其家坐事，沒入東宮。宣帝之爲太子，后被選掌衣服。帝召幸之，遂生靜帝。大象元年四月，立爲天元帝。后七月改爲天皇后。二年二月，又改爲天大皇后。后本非良家子，又年長於帝十餘歲，疎賤無寵，以靜帝故，特尊崇之。班、亞、楊皇后焉。宣帝崩，靜帝尊后爲帝太后。隋開皇元年二月，出俗爲尼，改名法淨。六年，殂，以尼禮葬於京城西。

宣帝后陳氏，名月儀，自云潁川人。大將軍山提之第八女也。大象元年六月，以選入宮，拜爲德妃。月餘日，立爲天左皇后。二年二月，改爲天左大皇后。二月，又詔以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大皇后外，增置天中大皇后一人。於是以后爲天中大皇后。帝崩，后出俗爲尼，改名華光。后永徽初，終。父山提，本爾朱兆之隸，仕齊，位特進，開府東兗州刺史，謝陽王。武帝平齊，拜大將軍，封浙陽公。大象元年，以后父超授上柱國，進鄆國公，除大宗伯。

宣帝皇后元氏，名樂尚，河南洛陽人。開府晟之第二女也。年十五

被選入宮拜貴妃大象元年七月立爲天右皇后二年二月改爲天右大皇后帝崩后出家爲尼改名華勝初后與陳皇后同時被選入宮俱拜爲妃及升后又同日受冊帝寵遇二后禮數均等年齒復同特相親愛及爲尼後李朱及尉遲后並相繼殞歿而二后貞觀中尚存后父晟少以元氏宗室拜開府大象元年七月以后父進位上柱國封翼國公

宣帝皇后尉遲氏名繁熾蜀公迴之孫女也有美色初適杞公亮子西陽公溫以宗婦例入朝帝逼幸之及亮謀逆帝誅溫追后入宮拜長貴妃大象二年三月立爲天右大皇后帝崩后出俗爲尼改名華道隋開皇十五年殞

靜帝司馬皇后名令姬柱國滎陽公消難之女也大象元年二月宣帝傳位於帝七月爲帝納后爲皇后二年九月隋文帝以后父奔陳廢后爲庶人後嫁爲隋司州刺史李丹妻貞觀初猶存

隋文獻皇后獨孤氏諱伽羅河南洛陽人周大司馬衛公信之女也信見文帝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帝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姊爲周明帝后長女爲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爲比而后每謙卑自守及周宣帝崩隋文居禁中總百揆后使李圓通謂文帝曰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及帝受禪立爲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直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文帝甚寵憚之帝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宮官伺帝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帝退朝而同反宴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爲致禮焉有司奏曰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

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誠之。后姑子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異母弟施以猫鬼巫蠱咒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施若蠹政害民者。不敢言。今坐爲妾身。請其命。施於是減死一等。后雅性儉約。帝常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桂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上以后不好華麗。時齊七寶車及鏡臺絕巧麗。使毀車而以鏡臺賜后。后雅好讀書。識達今古。凡言事皆與上意合。宮中稱爲二聖。嘗夢周阿史那后言。受罪辛苦。求營功德。明日言之。上爲立寺追福焉。后兄女夫死於并州。后嫂以女有娠。請不赴葬。后曰。婦人。事夫何容不往。其姑在。宜自諒之。姑不許。女遂行。后頗仁愛。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然性尤妒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帝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帝聽朝。陰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頴陽素等追及。扣馬諫。帝太息曰。吾貴爲天子。不得自由。高頴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少解。駐馬良久。夜方還宮。后候上於閣內。及帝至。流涕拜謝。頴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折。初。后以高頴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頴謂已爲一婦人。因以銜恨。又以頴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毀。帝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時皇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諷帝黜高頴。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日暈四重。已巳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于永安宮。時年五十九。葬

自由楊

於太陵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帝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爲嬪時獨孤皇后性妒後宮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煬帝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爲內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爲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內事六宮莫與爲比及帝大漸遺詔拜爲宣華夫人初帝寢疾於仁壽宮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對帝恚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皇門侍郎元巖曰呼我兒述等呼太子帝曰勇也述巖出閣爲敕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就別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惶懼以爲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煬帝卽位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爲製神傷賦

容華夫人蔡氏丹楊人也陳滅以選入宮爲世婦容儀婉嫵帝甚悅之以文獻后故希得進幸后崩後漸見寵遇拜爲貴人參斷宮掖亞於陳氏帝寢疾加號容華夫人帝崩後亦爲煬帝所蒸煬帝愍皇后蕭氏梁明帝歸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爰收養之未幾爰夫妻俱死轉養舅張軻

家軻甚貧窶。后躬親勞苦。煬帝為晉王文帝為選妃於梁。卜諸女  
 皆不吉。歸乃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遂冊為妃。后性婉順。  
 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文帝大善之。煬帝甚寵敬焉。及帝  
 嗣位。立為皇后。帝每游幸。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  
 不敢措言。因為述志賦。以自寄焉。其詞曰。承積善之餘慶。備箕箒  
 於皇庭。恐修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靈。迺夙夜而匪懈。實寅懼於  
 玄冥。雖自強而不息。亮愚蒙之多滯。思竭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  
 逮。實庸薄之多幸。荷榮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  
 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迺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  
 立志於恭儉。私自兢於誠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  
 德之弘深。情弗適於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劔於宸極。叨不世  
 之殊眚。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胸襟而未識。雖沐浴于  
 恩光。內慙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規。實不遑於啓  
 處。將有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  
 每處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於冲謐。嗟寵辱之易驚。尚  
 無為而抱一。履謙光而守志。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  
 瑤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哲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  
 而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已。蕩囂煩之俗慮。乃服膺於  
 經史。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能  
 緩。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嗤黃老之損思。信為善之可歸。  
 慕周姒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慕至人之休德。質  
 菲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寔禮義之所遵。雖生  
 知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蓋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  
 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宮人白后曰。外

聞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曰：「非汝宜言，乃斬之。」後宮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去已，然無可救也。」何用言？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及宇文文化及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於竇建德。建德妻曹氏，如悍。煬帝妃嬪美人，竝使出家，并后置於武強縣。是時突厥處羅可汗方盛，其可賀敦，即隋義城公主也，遣使迎后。建德不敢留，遂攜其孫正道及諸女入於虜庭。大唐貞觀四年，破突厥，皆以禮致之，歸於京師，賜宅於興道里。二十一年，殂，詔以皇后禮於揚州合葬於煬帝陵，謚曰愍。

論曰：男女正位，人倫大綱。三代已還，逮於漢晉，何嘗不敗於矯誣而興於聖淑？至如后稷稟靈，巨迹神元，生自天女，克昌來葉，異世同符。魏諸后婦人之識，無足論者。文明邪險，幸不墜國靈，后淫恣卒亡天下，傾城之誡，其在茲乎？乙后迫於良逼，有足傷矣。昔鈞七年，少子幼，漢武所以行權，魏世遂爲常制。子貴而其母必死，矯枉之義，不亦過乎？孝文終革其失，良有以也。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溫公之敗邦家，馮妃比跡，褒后然則汗隆之義，蓋有係焉。其餘作孽爲責，外平內蠹，鑒之近代，於齊爲甚。周氏粵自文皇，逮乎宣帝，年踰二紀，世歷四君，業非艸昧之辰，事殊權宜之日，乃棄同，卽異，以夷亂華，汨婚姻之彝序，求豺狼之外利，旣而報者倦矣，施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未幾已成讎敵，奇正之道，有異於斯。于時武皇雖受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士韞奇，直臣鉗口，過矣哉。而歷觀前載，以外戚而居宰輔者多矣，而傾漢室者，王族喪，周家者，楊氏何滅亡之禍，若合契焉。隋文取鑒於已遠，大革前失，故母后之家，不罹禍敗，獨孤權無呂霍，獲全仁壽之前，蕭氏勢異，梁竇不

傾大業之後。至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克構。豈非處之以道。其所致然乎。

昭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靖國神社臨時大祭朝也

平宣帝辛佩二珠。世祖四岳業。非輿和之。氣事救難宜之日。六葉其翁。外尊為責。於平內蠶。翠之。世外外齊為其。周天。自文皇。數類。周。廣。公之。類。時。宋。為。出。樞。東。司。然。眼。平。劉。之。弄。益。百。糾。為。之。弄。不。亦。戲。平。祭。文。絲。革。其。失。身。休。以。出。輒。左。舉。與。齊。業。左。則。改。平。少。千。女。驚。五。祖。以。汗。鮮。麟。世。繼。為。常。歸。于。貴。而。其。母。必。張。靈。珠。卒。于。天。下。神。姓。之。婦。其。在。故。平。之。自。能。然。身。區。亦。及。對。矣。昔。隨。大。北。史。卷。十五。

列傳第三

魏諸宗室

上谷公紇羅

建德公嬰文真定侯陸

武陵侯因

長樂王壽樂

望都公頽

曲陽侯素延

順陽公郁宜都王目辰

六修

吉陽男比干

江夏公呂西河公敦

高帝司徒

武衛將軍謂

淮陵侯大頭扶風公處直

同公齊

寔君

秦王翰

常山王遵 五世孫

陳留王虔 五世孫

毗陵王順

遼西公意烈

窟咄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道武皇帝，自獨孤如賀蘭部，與弟建勸賀蘭訥推道武為主。及道武即帝位，以援立功，與建同日賜爵為公。卒，子題賜爵襄城公。後進爵為王，擊慕容麟於義臺，中流矢薨。帝以太醫令陰光為視療，不盡術，伏法。子悉襲降爵為襄陽公。卒，贈襄城王。神元後，又有建德公嬰文真定侯陸並仕太武，特獲封爵。

武陵侯因長樂王壽樂並章帝之後也。因從道武平中原，以功封曲逆侯。太武時，改爵武陵。壽樂位選部尚書，南安王改封長樂王。文成即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於功與尚書令長孫渴侯爭權，並伏法。

望都公頽，昭帝之後也。隨道武平中原，賜爵望都侯。太武以頽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於蠕蠕，進爵為公。卒。

曲陽侯素延，順陽公郁宜都王目辰並桓帝之後也。素延以小統從道武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為刺史。道武之驚於栢肆也，并州守將封竇真為逆，素延斬之。時道武意欲撫悅新附，悔參合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曲陽侯。時道武留心黃老，欲以純風化俗，雖乘輿服御皆去雕飾。素延奢侈過度，帝深銜之，積其過，因徵坐賜死。郁少忠正亢直，文成時位殿中尚書，賜爵順陽公。文成崩，乙渾專權，郁



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窘怖遂奉獻文臨朝。後復謀殺渾。為渾所誅。獻文錄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目辰。文成即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封南平公。乙渾謀亂。目辰順陽公謀殺之。事發。目辰逃免。獻文傳位。有定策勳。孝文即位。進爵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鎮長安。有罪。伏法。爵除。

六修。穆帝長子也。少兇悖。穆帝五年。遣六修與輔相衛雄。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為後繼。劉粲懼。突圍而走。殺傷甚眾。帝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為變。赤穆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為後。六修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修有驍駿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修來。帝乃坐比延於巳所。乘步輦。使導從出遊。六修望見。以為穆帝謁伏路左。及至。乃是比延。慙怒而去。穆帝怒。伐之。帝軍不利。六修殺比延。帝改服微行。人間有賤婦人。識帝。遂暴崩。桓帝子普根先守于外。聞難。來赴滅之。

吉陽男比干。江夏公呂。並道武族弟也。比干以司衛監討白澗。丁零有功。賜爵吉陽男。後為南道都將。戰沒。呂以軍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大見尊重。卒。贈江夏王。陪葬金陵。

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略。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內難。昭成如襄國。後烈帝臨崩。顧命迎立昭成。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來未可果。宜立長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不肯。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為質。石季龍義而從之。昭成即王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薨。子斤。失職。懷怒。構寔君為逆。死於長安。道武時。以孤勳高。追封高涼王。謚曰神武。斤子真樂。頻有戰功。後襲祖封。明元初。改封平。

陽王薨。子禮襲本爵。高涼王薨。謚懿王。子那襲爵。拜中都大官。驍  
猛善攻戰。正平初。坐事伏法。獻文卽位。追那功。命子紇紹封。薨。子大  
曹性愿直。孝文時。諸王非道。武子孫者。例降爵爲公。以大曹先世  
讓國功重。高祖真樂。勲著前朝。改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宣武  
又以大曹從兄子洪威紹恭謙好學。爲潁川太守。有政績。孝靜初。  
在潁川。聚衆。應西魏。齊神武遣將討平之。禮弟陵。太武賜爵襄邑  
男。進爵爲子。卒。子瓌。位柔玄鎮司馬。瓌子鷲。字孔雀。孝文末。以軍  
功。賜爵晉陽男。武泰元年。爾朱榮至河陰。殺戮朝士。時鷲與榮共  
登高塚。俯而觀之。自此後。與榮合。永安初。封華山王。莊帝旣殺爾  
朱榮。從子兆爲亂。帝欲率諸軍親討。而鷲與兆陰通。乃勸帝曰。黃  
河萬仞。寧可卒度。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鷲又約止衛兵。帝見逼京  
邑破。皆由鷲之謀。孝靜初入爲大司馬。加侍中。鷲容貌魁壯。腰帶  
十圍。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息直省闈。雖暑月。不解衣冠。曾  
於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衆皆下之。坦謂鷲曰。孔雀  
老武官。何因得王。鷲答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鷲  
怡然如故。興和三年。薨。贈假黃鉞。尚書令。司徒公。子大器襲爵。後  
與元瑾謀害齊文襄。見害。孤孫度道武初。賜爵松滋侯。位比部尚  
書。卒。子乙斤襲爵。襄陽侯。獻文崇舊齒。拜外都大官。甚優重。卒。子  
平。字楚國。襲世爵。松滋侯。以軍功。賜艾陵男。卒。子萇。孝文時。襲爵  
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伯。萇性剛毅。雖有言慶事。未嘗開口而笑。  
孝文遷都。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酒。雖拜飲。  
而顏色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爲朕笑。竟不能得。  
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  
不把腕大笑。宣武時。爲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萇以河橋船。絙路

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破壞，乃為船路。遂廣空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以為岸橋。闕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歷位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卒，謚曰成。萇中年以後，官位微達，乃自尊倨，閨門無禮。昆季不穆，性又貪虐，論者鄙之。萇子子華，字伏榮，襲爵。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邢杲之亂，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眾皆感悅。境內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湛侮罵，遂即去之。子華雖自悔厲，終不能改。在官不為矯潔之行，凡有餽贈者，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鞠獄訊囚，務加仁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余朱兆之入洛也，齊州城人趙洛周逐刺史丹陽王蕭贇，表濟南太守房士達攝行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為齊州刺史。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為中毒，母甚憂懼。子華遂擗吐盡噉之，其母乃安。尋以母憂還都。孝靜初，除南兗州刺史。弟子思通使關西，朝廷使右衛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瓊僕曰：「速可見殺，何為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麤疏，令我如此。」頭叩牀，涕泣不自勝。子思以手捋鬚，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俱賜死於門下外省。」子思字眾念，性剛暴，恒以忠烈自許。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薦為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為送。御史至，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寮，治書侍御中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曾暫廢府事。臺省並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為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

復啟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敕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使無準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斯未宜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以摧并主吏忽為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見此深為怪愕旅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別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中郎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壞典謨兩人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云詔徵秉為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並專席而坐京師號之為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楊傳嘏傳皆云既為中丞百寮震悚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亦非今日又尋聯令云朝會失時即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尚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否臧何驗臣順專執未為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參清宦輕弄短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焉至此此而不綱將隳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訥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茲乖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之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子思奏仍為元天穆所忿遂停元顯之敗封安定縣子孝靜時為侍中而死長弟珍字金省襲爵艾陵男宣武時曲事高肇遂為帝寵昵彭城王勰之死珍率壯士害之後卒於尚書左僕射平弟長生位游擊將軍卒孝莊時以子天穆貴盛贈司空天穆性和厚美形貌

射有能名。六鎮之亂，尚書令李崇、廣陽王深北討。天穆以太尉使勞諸軍，路出秀容，見尒朱榮，深相結託，約爲兄弟。未幾，改授別將，赴秀容爲榮腹心。除并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莊帝踐阼，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後增封通前三萬戶，尋監國史、錄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初，杜洛周、鮮于修禮爲寇瀛冀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平府主簿河間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鄭城，以拒洛周。葛榮垂將三載，及廣陽王深等敗後，杲南度居青州。北海界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命屬郡縣，選豪右爲守令，以撫鎮之。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爲太守。未報會臺申休簡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瑤資陰居前，乃授河間太守。杲深恥恨，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爲土人陵，忽聞杲起，逆率來從之。旬朔之間，衆踰十萬。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齊人號之爲諧榆賊。杲東掠光州，盡海而還，又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齊神武討大破之。杲乃請降，傳送京師，斬之。時元顥乘虛陷滎陽，天穆聞莊帝北巡，自畢公壘北度，會車駕於河內。尒朱榮以天時炎熱，欲還師。天穆苦執不可，榮乃從之。莊帝還宮，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七萬戶。天穆以疎屬，本無德望，憑藉尒朱爵位，隆極當時，熏灼朝野。王公已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寶充積，而寬柔容物，不甚見忌。於時莊帝以其榮黨，外示優寵，詔天穆乘車馬出入大司馬門。天穆與榮相倚，榮常以兄禮事之。世隆等雖榮子姪，位遇已重。天穆曾言其失，榮卽加杖。其相親任如此。莊帝內畏惡之，與榮同時見殺。節閔初，贈丞相，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黃鉞，謚曰武昭。子儼襲美才貌，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聞敕召假病，遂怖而卒。

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孫也。道武初從征，名寇諸將。後從征中山，所向無前。明元時拜中都大官，太武時進爵西河公，寵遇彌篤。卒，子撥襲。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孫也。有膽略，從太武南討，至瓜步山，位尚書令，雍州刺史，歷北部侍郎、華州刺史。

武衛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也。寬雅有將略，常從道武征討有功。除武衛將軍，子烏真膂力絕人，隨道武征伐，屢有戰功。官至鉅鹿太守。子興都聰敏剛毅，文成時為河間太守，賜爵樂城子，為政嚴猛，百姓憚之。獻文初，以子丕貴重，進爵樂城侯，謝老婦家。帝益禮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其妻婁氏為東陽王太妃，卒，追贈定州刺史、河間公，謚曰宣。子提襲，侯爵，提弟丕，太武時從駕臨江，賜爵興平子。獻文卽位，累遷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收渾誅之。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孝文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丕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以執心不二，詔賜丕入八議，傳示子孫，犯至百聽斬戮，責數恕之。放其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求受復除。若有姦邪人，方便讒毀者，卽加斬戮。尋遷太尉，錄尚書事。時淮南王佗，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頹，並以舊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於朝，進退相隨。丕、佗、元三人皆容貌壯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眉，鬚鬢斑白。百寮觀瞻，莫不祇聳。唯苟頹小，為短劣，姿望亦不逮之。孝文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渥，丕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饗宴之際，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旣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諂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王儼，符承祖常傾身下之。時文明太后為王儼造宅，故亦為造甲第。第成，帝后幸之，率百官文武饗宴焉。使尚書令王儼宣詔，賜丕金印一紐。太后親造勸誡歌辭，以賜羣

官。丕上疏贊謝。太后令曰。臣哉隣哉。隣哉。臣哉。君則亡逸於上。臣則履冰於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及丕妻段氏卒。謚曰恭妃。又特賜丕金券。後例降王爵。封平陽郡公。求致仕。詔不許。及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使持節。詔丕羽曰。留守非賢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總阿衡。羽朕之懿弟。溫柔明斷。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節。賞罰在手。其祇允成憲。以稱朕心。丕對曰。謹以死奉詔。羽對曰。太尉宜專節度。臣但可副貳而已。帝曰。老者之智少者之決。汝何得辭也。及帝還代。丕請作歌。詔許之。歌訖。帝曰。公傾朕還車。故親歌述志。今經構已有次第。故暫還舊京。願後時亦同茲適。乃詔丕等以移都之事。使各陳志。燕州刺史穆熊進曰。今四方未平。謂可不移。臣聞黃帝以天下未定。故居于涿鹿。旣定亦遷于河南。廣陵王羽曰。臣思奉神規。光崇丕業。請決之。卜筮帝曰。昔軒轅請卜。兆龜焦。乃問天老。謂爲善。遂從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審於龜矣。帝又詔羣臣曰。昔平文皇帝棄背昭成。營居盛樂。道武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故宅中原。北人比及十年。使其徐移。朕自多積倉儲。不令窘乏。前懷州刺史青龍。前秦州刺史呂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撫而答之。辭屈退。帝又將北巡。丕遷太傅。錄尚書事。頻表固讓。詔斷表啟。就家拜受。丕留守。詔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賜上所乘車馬。往來府省。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不猶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以丕年衰體重。亦不疆責。及罷降。非道武子孫及異姓王者。雖駁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快。帝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會司徒

馮誕薨詔六軍反旆丕又以熙薨于代都表求鑿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跂望成勞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縱欲爲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爲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爲都督領并州刺史後詔以并州畿甸改封新興公初李冲文德望所屬既當時貴要有杖情遂與子超娶冲子女卽伯尚妹也丕前妻子隆同產數人皆與別居後得宮人所生同宅共產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大意不樂遷洛帝之發平城太子恂留於舊京及將還洛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據涇北丕時以老居并州雖不預始計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乃致難心頗然之及帝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謀隆兄弟並是黨丕亦隨駕至平城每於側問令丕坐觀與元業等兄弟並以謀逆有司奏處孥戮詔以丕應連坐但以先許不死之詔躬非淦逆之身聽免死仍爲太原百姓其後妻二子聽隨隆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敦煌丕時年垂八十猶自平城力載隨駕至洛留洛陽帝每遣左右慰勉之乃還晉陽孝文崩丕自并來赴宣武引見之以丕舊老禮有加焉尋敕留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侍坐起丕仕歷六世垂七十年位極公輔而還爲庶人然猶心戀京邑不能自絕人事詔以丕爲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詔贈左光祿大夫冀州刺史謚曰平長子隆先以反誅隆弟乙升超亦同誅超弟儁邕並以軍功儁封新安縣男邕封涇縣男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也善騎射擢爲內三郎文成初封淮陵性謹密帝甚重之位寧北將軍卒贈高平公謚曰烈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太武征赫連昌太武馬蹶



賊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微齊帝幾至危殆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槩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於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爲公後與新興王俊討禿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宋將裴方明陷仇池太武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尅仇池威振羌氏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說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邊因知之密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氏遂推文德爲主求援於宋宋遣將房亮之符昭啖龍等率衆助文德齊擊斬殺龍禽亮之氏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謚敬王長子陵襲爵陵性抗直天安初爲乙渾所害陵弟蘭以忠謹見寵孝文初賜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子志字猛略少清辯強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爲洛陽令不避彊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駢論道劔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王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員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撻所部里正志令主史收繫處刑除官由此忤旨左遷太尉主簿俄爲從事中郎車駕南征帝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鄣之帝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恒州事宣武時除荊州刺史還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於在州日抑買良人爲婢兼乘請供朝會赦免明帝初兼廷尉卿

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在州。威名雖減。李崇亦爲荆楚所  
憚。尋爲雍州刺史。晚年耽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物珍  
麗。冠於一時。及在雍州。逾尚華侈。聚斂無極。聲名遂損。及莫折念  
生反。詔志爲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龍口。與志相持。  
爲賊所乘。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州。刺史裴芬之疑城人  
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鑠志及芬之。送念  
生見害。節閔初。贈尚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處真。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賜爵扶風公。  
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爲援。處真  
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軍烈暴。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魏之疎族也。性忠直。有智畫。道武厚遇之。賜爵文安公。  
拜安東將軍。卒。子屈襲爵。明元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

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

崔密等並決獄訟。明元東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  
相。命掌軍國。甚有聲譽。後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兵等叛。置立將  
校外引赫連屈丐。屈都會稽劉絜。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沒於陣。絜  
墜馬。胡執送。屈丐唯屈衆猶存。明元以屈沒。失二將。欲斬之時。并  
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攝州事。屈嗜酒。頗廢政事。帝  
積其前後失。檻車徵還。斬於市。子磨渾少爲明元所知。元紹之逆  
也。明元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詐云。明元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  
磨渾往。規爲逆。磨渾旣得出。便縛帳下。詣明元。斬之。帝得磨渾。大  
喜。因爲羽翼。以勲。賜爵長沙公。拜尚書。出爲定州刺史。卒。  
昭成皇帝九子。庶長曰寔君。次曰明元。帝次曰秦王翰。次曰闕婆  
次曰壽鳩。次曰紇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真。次曰窟咄。

后  
寔君性愚多不仁。昭成季年，符堅遣行其唐公符洛等來寇南境。昭成遣劉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不勝，不能親勒衆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度漠北，高車四面寇抄，復度漠南。符洛軍退，乃還雲中。初，昭成以弟孤讓國，乃以半部授孤。孤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爲亂。獻明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終。道武年甫五歲，慕容厚子闕婆等雖長，而國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帝將立慕容所生，欲先殺汝。是以頃來諸子戎服，夜以兵仗遶廬舍，伺便將發。時符洛等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備。諸皇子挾仗，仿徨廬舍。」寔君以斤言爲信，乃盡殺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諸皇子婦及宮人奔告洛軍。堅將李柔、張蚝勒兵內逼，部衆離散。符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輟之長安。寔君孫勿期位定州刺史，賜爵林慮侯。卒。子六狀，真定侯。

秦王翰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使領騎二千，長統兵號令嚴信，多有尅捷。建國十五年卒。道武卽位，追贈秦王，謚曰明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髯，有筭略，少能舞劍，騎射絕人。道武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功。及帝將圖慕容垂，遣儀觀釁。垂問儀道武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正朔，爵稱代王，東與燕世爲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修文德，欲以兵威自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帝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釁將內起，是可計之。』帝以爲然後改封平原公。道武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宮。帝大喜，徙

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稠陽塞外分農稼大得人  
心慕容寶之寇五原儀躡據朔方要其還路及并州平儀功多遷  
尚書令從圍中山慕容德敗也帝以普麟妻周氏賜儀并其僮僕  
財物尋遷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中山平復遣儀討  
鄴平之道武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令以鎮之遠近  
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別從西北破其別部又  
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  
陳留公虔稍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稍太武之初育也道武  
喜夜召儀入曰卿聞夜喚乃不恠懼乎儀曰恠則有之懼實無也  
帝告以太武生賜儀御馬御帶縑錦等先是上谷侯岌張袞代郡  
許謙等有名于時初來入軍聞儀待士先就儀儀並禮之共談當  
世之務謙等三人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宜附其尾道  
武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矜功恃寵遂與宜  
都公穆崇伏甲謀亂崇子逐留在伏士中道武召之將有所使逐  
留聞召恐發踰墻告狀帝祕而恕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者云  
當有逆臣伏尸流血帝惡之頗殺公卿欲以厭當天災儀內不自  
安單騎遁走帝使人追執之遂賜死葬以百姓禮儀十五子纂五  
歲道武命養於宮中恩與諸皇子同太武踐祚除定州刺史封中  
山公進爵為王賜步挽几以優異之纂好酒愛妓政以賄成太武  
殺其親嬖人後悔過修謹拜內大將軍居官清約簡慎更稱廉平  
纂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諮焉薨謚曰簡纂弟良性忠篤明  
元追錄儀功封南陽王以紹儀後良弟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  
白登之東北有雙鷗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鷗旋飛稍  
高幹以二箭下雙鷗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

是號幹爲射鵰都將。從太武南巡，進爵新蔡公。文成卽位，拜都官尚書。卒，謚曰昭。子禎，膽氣過人。太武時爲司衛監，從征蠕蠕，忽遇賊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孝文初，賜爵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召新蔡襄城蠻首，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參射，限命不中。禎卽責而斬之。蠻魁等伏伎畏威，相視股慄。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入境，不過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卽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卽斬之。因慰喻遣還。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坊。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及禎爲刺史，丘生嘗有犯，懷恨圖爲不軌。詐以婚進城人告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禎，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誑誤，若卽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誦誑之罪，而丘生單騎逃走。禎恕而不問。後徵爲都牧尚書，卒。贈侍中儀同三司。謚簡公。有八子，第五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也。」寤而私喜。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爲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大中大夫。卒，贈太常卿。儀弟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寮莫敢有聲。唯烈行出外，詐附紹，募執明元。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明元。以功進爵陰平王。薨，謚曰熹。子求。

襲弟道子位下大夫道子子洛位羽林幢將洛子乞中散大夫乞子晏孝靜初累遷吏部尚書平心不撓時論稱之出為瀛州刺史在任未幾百姓欣賴蔣天樂之逆見引詔錄送定州賜死晏好集圖籍家書多祕閣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亦以此見稱烈弟觚勇烈有膽氣少與兄儀從道武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道武絕之觚率左右馳還為垂子寶所執垂待之更厚因留心學業誦讀經書數十萬言垂國人咸稱重之道武之討中山慕容普麟遂害觚以固眾心帝聞之哀慟及平中山發普麟塚斬其尸收議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剗殺之乃葬觚追謚秦愍王封子夔為豫章王以紹觚

常山王遵壽鳩之子也少而壯勇不拘小節道武初有佐命勳賜爵略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別率騎七百邀其歸路由是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勃海之合口及博陵勃海羣盜起遵討平之遷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色天賜四年坐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葬以百姓禮子素明元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太武初復襲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率徙千餘家於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內都大官文成即位務崇寬政罷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唯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素宗屬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政事固辭疾歸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若一時論賢之薨謚曰康陪葬金陵配饗廟廷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逐一猛獸隣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絕人當為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槩皆折陵抽

陵

有脫字

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刃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帝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暨陽子。卒于中軍都將。弟陪斤襲爵。坐事國除。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爽引兼殿中郎。孝文將為齊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宮懸。帝大怒。詔曰。阿倪愚駭。誰引為郎。於是黜。葬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宣武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宣武崩。于忠執政。昭為黃門郎。又曲事之。忠專權擅威。枉陷忠賢。多昭所指導也。靈太后臨朝。為尚書河南尹。聾而佞戾。理務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為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為人害。後入為尚書。諂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納貨元。又所以贈禮優越。子元。字彥道。以節。以知名。宣武時。為洛陽令。及節閔即位。玄上表乞葬莊帝。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左丞。孝武帝即位。以孫騰為左僕射。騰即齊神武心膂。使人省玄。依法舉劾。當時咸為玄懼。孝武重其強正。封臨淄縣子。及從人關。封陳郡王。位儀同三司。加開府。薨。謚曰平。昭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強禦。宣武詔令檢趙修獄。以修佞幸。因此遂加杖罰。令其致死。帝責紹不重聞。紹曰。修姦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焉。及出廣平王懷。拜紹賀曰。阿翁乃皇家之正直。雖朱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為愧耳。卒於涼州刺史。陪斤弟忠。字仙德。以忠謹聞。孝文時。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有翼贊之勤。百寮咸敬之。太和四年。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輿駕親送都門之外。羣寮侍臣。執別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謚曰宣。命有司為立碑銘。子盛。字始興。襲爵。位謁者僕射。卒。子懋。字伯邕。襲爵。降為侯。從駕入關。封北平王。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慧。子陟。字景升。開府儀同三。

司弟順字敬叔。從孝武入關，封濮陽王位侍中。及武帝崩，祕未發喪，諸人多舉廣平王爲嗣。順於別室垂棘，謂周文曰：「廣平雖親，年德並茂，不宜居大寶。」周文深然之。因宣國諱，上南陽王尊號。以順爲中尉，行雍州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順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卽以賜之。順發矢卽中，帝大悅，并賞金帛。順仍於箭孔處鑄一銀童，足踏金蓮，手持刻炙，遂勒背上。序其射工，子偉字大猷，有清才。大統十六年，封南安郡王。及尉遲迥伐蜀，以偉爲司錄，書檄文言皆偉所爲。六官建，拜師氏下大夫，改淮南縣公。周明帝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騏驎殿，刊正經籍。建德中，累遷小司寇，爲使主，報聘於齊。是秋，武帝親戎東討，偉遂爲齊所留。齊平，偉方見釋，加授上開府。後除襄州刺史，位大將軍。偉性溫柔，好虛靜，篤學愛文。初自鄴還，庾信贈其詩曰：「梁亡垂棘，及齊平寶鼎，歸爲辭人所重如此。」後疾卒。盛弟壽興，少聰慧，好學。宣武初，爲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譖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驛檢覈，亮發日受暉旨，遂鞭撻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興壓已爲婢。壽興終恐不免，乃令其弟中兵參軍薛修義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旁。壽興因踰牆出，修義以大木函盛壽興，其上加麥，載之而出。遂至河東，匿修義家。逢赦，乃出見帝。自陳爲暉所譖，帝亦更無所責。初，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興杖之四十。及顯有寵，爲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誹謗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



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內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宣武崩。顯尋被殺。壽興之死。時論亦以爲前任中尉彈高關讒諷所致。靈太后臨朝。三公郎中崔鴻上疏。理壽興。詔書追雪。贈豫州刺史。謚曰莊。子最。字幹。從孝武入關。封洛平王。位侍中。兼尚書左僕射。加特進。關壽興弟益生。少亡。子毗。字休弼。武帝之在藩邸。少親之。及卽位。出必陪乘。入於臥內。及帝與齊神武有隙。時議者各有異同。或勸天子入夷。或言與齊神武決戰。或云奔梁。唯毗數人以關中帝王桑梓。殷勤叩頭。請西入策功。論賞毗與領軍斛斯椿等十三人。爲首封魏郡王。時王者。邑止一千戶。唯毗邑一千五百。齊神武宣告關東云。將天子西入。事起元毗。雖百赦。不在原限。薨。謚曰景子。綽忠弟德。封河間公。卒於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德子悝。潁川太守。卒於光州刺史。謚曰恭子。疑字子仲。孝武初授兗州刺史。于時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棄城出走。懸門發斷。疑要而出。詔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儁。各部在州士。往討之。疑返。復任封濮陽縣伯。孝靜時。轉尚書令。攝選部。疑雖居重任。隨時而已。薨於瀛州刺史。贈司徒公。謚曰靖懿。悝弟暉。字景襲。少沉敏。頗涉文史。宣武卽位。爲給事黃門侍郎。初。孝文遷洛。舊貴皆難移。時欲和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宣武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榜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間言事。具奏所聞。曰。先皇移都。以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先皇深意。且比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伏願陛下終高祖既定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帝納之。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

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昶故時人。號曰餓彪將軍。餓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爲萬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卽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暉檢括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明帝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愉。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秩。必公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略。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聞。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爲。銳於姦利之所致也。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饑荒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卽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召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敕邊將。自今有賊戍求內附者。不聽輒遣援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三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饑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因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調。割入於己。人困於下。官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在未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帝納之。暉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義。迄於晉。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卒。賜東園祕器。贈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謚曰文憲。將葬。給羽葆。班劔。鼓吹二十人。羽林百二十人。子弼。字宗輔。性和厚。美容儀。以莊帝舅。子壻。特封廣川縣子。天平初。累遷尚書令。弼

妹為孝武所納。以親情見委。禮遇特隆。歷中書監錄尚書事。位特進。宗師齊受禪。除左光祿大夫。天保三年卒。十年。諸子與諸兄同誅。死。弼弟子士將有巧思。至齊武成時。位將作大匠。德弟贊。頗有名譽。好陳軍國事宜。初置司州。以贊為刺史。賜爵上谷侯。孝文戒贊化畿甸。可宣孝道。必令風教洽和。文禮大備。自今有不孝不悌者。比其門櫛。以刻其枉。又詔曰。司州刺史官尊位重。職總京畿。選屬懿親。以允具瞻之望。但諸王年少。未閑政體。故以授贊。庶能助暉道化。今司州始立。郡縣初置。公卿已下。皆有本屬。可人率子弟用相展敬。於是賜名曰贊。詔贊乘步挽人殿門。加太子少師。遷左僕射。孝文將謀遷洛。諸公多異同。唯贊贊成大策。帝每歲南伐。執手寄以後事。卒。贈衛將軍。僕射如故。後以留守贊輔之功。進封晉陽縣伯。贊弟淑。字買仁。彎弓三百斤。善騎射。孝文時。為河東太守。

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為之謠曰。秦州河東。杼柚代春。元公至止。田疇始理。卒於平城鎮將。謚曰靜。有七子。季海。字元泉。兄弟中最有名譽。位洛州刺史。季海妻司空李沖之女。莊帝從母也。賜爵唐郡君。政在介。朱禍難方始。勸季海為外官。以避纖介。及孝莊之難。季海果以在藩得免。從孝武入關。封馮翊王。位中書令。雍州刺史。遷司空。病薨。謚曰穆。子亨。字德良。一名孝才。遇周齊分隔。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以亨父在關中。禁固之。其母遂稱凍餒。得就食湯陰。託大豪李長壽。攜亨及孤姪數人。得至長安。周文以功臣子。甚禮之。大統末。襲爵馮翊王。累遷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受禪。例降為公。隋文帝受禪。自洛州刺史。徵拜太常卿。尋出為衛州刺史。在職八年。風化大洽。以老病乞骸骨。吏人詣闕。

上表請留。上嗟歎者久之。其年亨以篤疾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卒于家。謚曰宣。

陳留王虔。紇根之子也。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破黜弗部。從攻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絕其左翼。寶敗。垂惠憤來。桑乾。虔勇而輕敵。於陳戰沒。虔姿貌魁傑。武力絕倫。每以矛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常以稍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稍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征討。及爲偏將。常先登陷陣。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前者。及薨。舉國悲歎。爲之流涕。道武追惜。傷慟者數焉。追謚陳留桓王。配饗廟廷。封其子悅爲朱提王。悅外和內佞。道武常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寵。爲左將軍。襲封後爲宗師。悅恃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生之徒。言曰。一旦宮車晏駕。吾止避衛公。除此誰在吾前。衛王儀美髯。爲內外所重。悅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悅送之。路由雁門。悅因背誘姦豪。以取其意。後遇事譴。逃亡。投雁門。規收豪傑。欲爲不軌。爲土人執送。帝怒而不罪。明元卽位。引悅入侍。仍懷姦計。說帝云。京師雜人。不可保信。宜誅其非類者。又云。雁門人多詐。并可誅之。欲以雪其私忿。帝不從。悅內自疑懼。懷刃入侍。謀爲大逆。叔孫俊疑之。竊視其懷。有刃。執而賜死。弟崇。太武詔令襲桓王爵。崇性沉厚。初。衛王死後。道武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遁。將奔蠕蠕。唯崇獨至。道武見之。甚悅。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等於是亦安。久之。拜并州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別督諸軍。出大澤。越涿耶山。威懾漠北。薨。謚曰景王子建。

襲降爵爲公。位鎮北將軍。懷荒鎮軍大將。卒。建子琛。位恒肆二州刺史。琛子翌。尚書左僕射。翌子暉。暉字叔平。鬚眉如畫。進止可觀。好涉獵書記。少得美名於京下。周文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覲席。情契甚厚。再遷武伯下大夫。時突厥屢爲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買錦綵十萬。使突厥。暉說以利害。可汗大悅。遣其名王隨獻方物。俄拜儀同三司。周武帝之娉突厥后。令暉致禮。授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隋文帝總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爲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奉詔決杜陽水。灌三時原。溉舄鹵之地。數千頃。人賴其利。再遷兵部尚書。監漕渠之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後以疾去職。卒于京師。帝嗟悼久之。敕鴻臚監護喪事。謚曰元子。肅嗣位。光祿大夫。肅弟仁。器性明敏。位日南郡丞。建弟嫡子祚。字龍壽。宣武校藝。每於歲暮。詔令教習。講武。初。建以子罪失爵。祚欲求本封。有司奏聽。祚襲公。以王爵不輕。共求更議。詔從之。卒于河州刺史。節閔時。贈侍中。尚書僕射。虔兄顓。性嚴重。少言。道武常敬之。雅有謀策。從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特見寵厚。給鼓吹羽儀。禮同岳牧。莅政以威信著稱。居官七年。乃以元易干代。顓爲郡。時易干子萬言。得寵於道武。易干恃其子。輕忽於顓。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排顓墜牀。而據其坐。顓不知代已。謂以罪見捕。旣而知之。恥其侮慢。謂易干曰。我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搏而殺之。以狀具聞。道武壯之。方言累以訴情。乃詔顓贖。顓乃自請罪。道武赦之。復免其贖。病卒。子崙。太武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永昌王仁南征。別出汝陰。濟淮。宋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之。崙曰。今大風旣勁。若令推草車。方軌並進。乘風縱烟火。以精兵

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宮文成即位除秦州刺史進爵隴西公卒謚曰定公子琛襲爵

毗陵王順地干之子也性疎狠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道武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栢肆之敗軍人有亡婦者言大軍奔散不知帝所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乃止時賀力眷等聚眾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尅乃從留官自白登南人繁時故城阻灑水為固以寧人心道武善之進封為王位司隸校尉道武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為說之在坐莫不祇肅唯順獨坐寐不顧而唾帝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遼西公意烈力真之子也先没于慕容垂道武征中山棄妻子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勳賜爵遼西公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為鄴行臺意烈性雒耿自以帝屬恥居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子拔干博知古今父雖有罪道武以拔干宗親委之心腹有計略屢效忠勤明元踐阼除勃海太守吏人樂之賜爵武遂子轉平原鎮將得將士心卒謚曰靈公子受洛襲進爵武邑公卒子叱奴武川鎮將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大乘賊亂之後詔洪超持節兼黃門侍郎綏慰異部還上言異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卒於北軍將光祿大夫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勳賜爵彭城公卒謚曰關陪葬金陵長子粟襲太武時督諸軍屯漠南蠕蠕表聞粟亮直善馭眾撫恤將士必與之同勞逸征和龍以功進封為王薨陪葬金陵粟弟昆少善弓馬太武嘉之會有諸方使命渾射獸三頭發皆中時舉坐咸以為善及為宰官尚書頗以驕縱為失坐事免徙長社為人所害子庫汗為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兔起乘輿前命庫汗射

昆

之應弦而斃。太武悅，賜一金兔，以旌其能。文成起景穆廟，賜爵陽豐侯，獻文卽位，復造文成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爲公。庫汗明於斷決，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庫汗爲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子古辰襲窟咄，昭成崩後，符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符堅禮之，教以書學，因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爲新興太守。劉顯之敗，遣弟亢湓等迎窟咄，遂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道武左右于桓等謀應之，同謀人單烏干以告帝，帝慮駭人心，沉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又告之，帝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帝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漫徵兵於慕容垂，賀曼亡奔窟咄，安同間行，遂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麟步騎六千以隨之，安同與垂使人蘭紇俱還，達牛川，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安同乃隱藏於商賈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麟軍，旣不至而稍前，逼賀染干，賀染干陰懷異端，乃爲窟咄來侵北部，人皆驚駭，莫有固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丸亡奔衛辰，賀麟聞之，遽遣安同、朱譚等來，旣知賀麟軍送衆，乃少定。道武自弩山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道武復使安同詣賀麟，因尅會期，安同還，帝踰參合，出代北，與賀麟會於高柳，窟咄窮迫，望旗奔走，遂爲衛辰殺之。帝悉收其衆，賀麟執帝，別歸中山。

論曰：魏氏始自幽都，肇基帝業，上谷公等分枝若木，疏派天潢，或績預經綸，大開土宇，或迹同凶悖，自致殲夷，其禍福之來，唯人所召。至如神武之不事黃屋，高揖萬乘，義感國祚，隆帝統，太伯延陵未足多也。高涼讓國之胤，子那猛壯之風，或大位未加，或功不贖罪，褒德圖勞，其義爲闕。松滋氣幹，相承聲迹，俱顯天穆，得不以

道任過其量持盈必悔殺身為幸武衛父子兼將不略始見器重  
 終以姦棄不足觀矣河間扶風武烈宣著宗子之可稱乎衛王英  
 風猛概折衝見重謀之不臧卒以自喪秦王體度恢偉陳留膽氣  
 絕倫亡身強寇志力不展惜哉常山勇冠戚屬與魏升降亦以優  
 乎陰平忠烈蒲陰器宇榮寵兼萃蓋有由焉毗陵疎佷遼西狷介  
 全身保位固亦難矣符堅之轅寔君衛辰之誅窟咄逆子賊臣蓋  
 亦天下之惡一焉

昭和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朝出校前了

北史卷十五 列傳第三終

氏館印



